



周頌譜

毛詩要義卷第十九上 周頌清廟至思文

①周頌作於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
周頌譜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
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

②周公六年制禮制禮之前固有頌

正義曰書傳曰三年踐奄多方曰惟五月丁亥
王来自奄自此之後無復征伐易注云行誅之
後致太平自三年數也故四年之封康叔因欲
營洛以觀民心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

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周公以三年太平即應作禮樂但為優游之故至六年乃作其禮樂自優游未作頌聲乃人志所為制禮之前頌已作矣故周禮太師教六詩六曰頌樂師帥學士歌徹謂歌雍也制禮之時得取頌詩為樂是制禮之前有頌也制禮之後民俗益和明頌聲乃作可知故摠云其作之時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也成康沒而頌聲寢不廢康王之時仍有其頌但今詩所無耳

③周頌四篇武王時八篇成王時本鄭說周頌所頌之事多在成王即位之前今檢其作之早晚前後亦參差不同案賚序云大封於廟也箋云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宣十二年左傳昔武王克商而作頌載戢干戈載橐弓矢又作武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文在時邁與般敘武賚桓也而桓說武王伐紂之事時邁與般敘言巡守案康王之誥云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注云獨

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班度量至此積三十年再巡守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如鄭此言以攝政六年而六服咸在以為年端則成王即位後十年乃巡守是為攝政至成王之初無巡守也明時邁與般武王時也此四篇皆武王時事也閔予小子訪落敬之三篇序云嗣王經稱小子是成王除喪嗣位未改喪中之稱攝政之前事也有客微子來見祖廟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命尚書敘微子之命在誅管蔡之前則微子來見是攝政二年之事也凡此八篇事皆在太平之前也

④成王禘祫之年以魯禮言之

雖禘太祖以魯禮言之武王以成王年十歲十二月崩則成王年十三祫於武王之廟年十四禘於羣廟乃年十七攝政三年而祫至五年而禘雖於周禮徹而歌之則事在攝政六年之前

而攝政五年及成王十四時俱有禘檢其篇中二者無以可明而雖箋云得天下之歡心似五年之事也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箋云告太平者居攝五年之末則亦五年之事也

⑤朝諸侯郊禘皆周公攝政六年時

明堂位曰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謂在洛邑也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政六年所為而清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

祀誤作禘

宗亦向以校改正

以配上帝然則朝諸侯郊禘皆攝

⑥

祀宋異服而並朝並助祭

以祀文王焉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思文后稷配天皆六年時事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不指年月而郊祀周公所定思文頌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言感生之帝祐及後世以事相況蓋與思文同時也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箋云二王夏殷也其後祀也宋也微子攝政二年始為殷後獨來見於祖廟祀本先封不當與宋俱至今二王之後並來助祭則在有客之後也祀宋異服不應竝朝蓋亦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時與

而攝政五年及成王十四時俱有禘檢其篇中二者無以可明而雖箋云得天下之歡心似五年之事也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箋云告太平者居攝五年之末則亦五年之事也

⑤朝諸侯郊禘皆周公攝政六年時

明堂位曰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謂在洛邑也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朝諸侯郊禘皆攝政六年所為而清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

⑥

祀宋異服而並朝並助祭

以祀文王焉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思文后稷配天皆六年時事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不指年月而郊祀周公所定思文頌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言感生之帝祐及後世以事相況蓋與思文同時也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箋云二王夏殷也其後祀也宋也微子攝政二年始為殷後獨來見於祖廟祀本先封不當與宋俱至今二王之後並來助祭則在有客之後也祀宋異服不應竝朝蓋亦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時與

祀宗上脱或者二字宗字存同

祀按據孔疏補

振鷺亦六年也祀宋二國亦得云

箋字上脱

故字宗存同 祀按據孔疏補

箋云其始成告之而已是也既告

大武初

二王之後如是則其時不可知也酌告成大武

當作之以觀其和否有瞽始作樂而合於太祖

云始作明既告之後合而觀之即告也合各有

禮於廟以樂初成所以合而作之故曰既備乃

奏肅雝和鳴亦為六年時事也朝明堂之時諸

侯及二王之後皆未去故云我客戾止永觀厥

成以此考之事相符合也

⑧周公制禮作樂而奏大武乃在歸政後

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則大武之樂當奏之

矣而酌箋云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宗廟而奏之

作禮樂王為成王故據成王而言

之不言攝政之時已奏大武則武詩之作其時

未可明也載見箋云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

小毖曰予其懲而箋云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皆

成王即位之初也烈文成王即政檢成王除武

王之喪周公未攝之時與周公致政之後二者

案下王字當作王宗字之誤 祀按據孔疏按正

大武初
成合而
作之以
觀和否

⑦ 天下俱至則振鷺亦六年也杞宋二國亦得云
二王之後如是則其時不可知也酌告成大武
亦六年之事箋云其始成告之而已是也既告
當作之以觀其和否有瞽始作樂而合於太祖
云始作明既告之後合而觀之即告也合各有
禮於廟以樂初成所以合而作之故曰既備乃
奏肅雝和鳴亦為六年時事也朝明堂之時諸
侯及二王之後皆未去故云我客戾止永觀厥
成以此考之事相合也

⑧ 周公制禮作樂而奏大武乃在歸政後
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則大武之樂當奏之
矣而酌箋云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宗廟而奏之
者以周公之作禮樂王為成王故據成王而言
之不言攝政之時已奏大武則武詩之作其時
未可明也載見箋云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
小瑟曰予其懲而箋云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皆
成王即位之初也烈文成王即政檢成王除武
王之喪周公未攝之時與周公致政之後二者

皆為即政若除喪之時事宜與閔予同時而閔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家多難有求賢自退之志今烈文之篇申敕諸侯卿士以賞罰為己任亦宜為歸政之後成王即位之初也故服虔注左傳亦云烈文成王初即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是也其維清敘皆得為武王之事但敘云奏者容周公成王時所奏述其事而為頌故不可必定也

⑨噫嘻等詩言豐年物多乃太平年事

噫嘻曰既昭假爾臣工曰迄用康年豐年曰多黍多稌載芟曰萬億及秭良耜曰其崇如墉潛曰潛有多魚言豐年物多以告神明是論太平後事但不知攝政三年之後定指何年耳天作祀先王先公事與天保于公先王文同以禴祠烝嘗類之是為時祭執競祀武王說武王生時之功絲衣繹賓尸說繹祭得禮之宜推檢無以知其早晚以祭乃繹是告神之作亦宜其太平之年事也

⑩升歌清廟下管象武以父子分上下
武武王之大事周之最盛者也但周推文德以
先文王則武王為子道故武詩不在周頌之初
故禮記每云升歌清廟下管象武謂武也子道
而在堂下示上下之義武詩主歌武王之功而
未致太平王崩子幼朝廟謀事羣臣進戒故次
閔予小子訪落敬之也先朝廟而後諮謀君訪
問而臣進戒事之次也臣既進謀君又求助故
次小毖也

⑪穀天穀地謂效天地以下教令

是故夫政必本於天穀以降命正義曰穀之言
效鄭云效天之氣以下教令天有運移之期陰
陽之節也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皆效天也命
降於社之謂穀地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者土
地之主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此則教令本
下於社是謂效地之宜以下者也教令由社而
云效地者以社五土之摠神為土地主也大司
徒職曰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

宜阜物二曰川澤宜膏物三曰丘陵宜覈物四
曰墳衍宜莢物五曰原隰宜叢物是地有山川
高下物生各有所宜人君當效之亦順合所宜
而任之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中原之類
所效亦多矣以上文因政者君之所以藏身即
云政必本於天既云本天遂從天嚮下而言故
云穀以降命皆神降於人君君又降之於民也
降於祖廟之謂仁義大傳曰自禰率而上之至
於祖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之至於禰高者

重義也是祖廟有仁義降於人君人君法之下
於民降於山川之謂興作山川有材用可以興
作器物有此法以降人君人君所效降興作之
教令於民也降於五祀之謂制度五祀有中雷
門戶竈行之神中雷謂室也室及門戶竈行人
之動作所由為皆有制度是五祀有制度以降
人君人君所以下於民為之制度也上棟下宇
起自黃帝有室則有門戶矣行是道塗所由竈
有爨烹之用則五祀乃人之所為而云降制度

降教令
於祖廟
山川五
祖理所
當有

二十

於人君者以五祀雖人所為要理自當有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蹟而創為之

③清廟乃既祭後周公述其事而作

④

每歌清

廟嘗見

文王者

愀然如

見

清廟經曰肅雝顯相濟濟多士駿奔在廟皆是既祭之後述祭時之事明非祭時即歌也但既作之後常用之故書傳說清廟云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是作後每祭嘗歌之也

清廟

⑤清謂象天德清明廟之言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為之耳成洛邑居攝五年時

⑥周禮春曰祀詩序以祀為通名

周禮四時之祭其祭者春曰祀因春是四時之首故以祀為通名楚茨經云烝嘗序稱祭祀是

秋冬之祭亦以祀目之此祀文王自當在春其餘序之稱祀不必皆春祀也以王制之法及鄭志所云殷禮春禘夏禘四時皆無祀名而商頌之序亦稱祀者子夏生於周世因以周法言之那與烈祖皆云烝嘗而序稱為祀是祀為通名也

④賈逵以清靜為清廟鄭云象德

賈逵左傳注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鄭不然者以書傳說清廟之義云於穆清廟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說清廟而言功德則清是功德之名非清靜之義也

⑤營洛邑成周皆周公攝政五年

書序云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如是則作洛邑與成周同年營之矣書傳說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故知洛邑亦以五年成之

⑨美周公之祭肅雖助祭者奔走顯承

毛以為於乎可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祭之
禮儀既內敬於心且外和於色又諸侯有明著
之德來助祭也其祭之時又有濟濟然美容儀
之衆士亦來助祭於此衆士等皆能執持文王
之德無所失墜文王精神已在於天此衆士之
行皆能配於在天言其行同文王與之相合也
此明著諸侯與威儀衆士長奔走而來在文王
之廟後世常然供承不絕則文王之德豈不顯

說文
上不必
必雙行

於天豈不承於人所以得然者以文王之德為
人所樂無見厭倦於人斯由人樂之不厭故皆
奔走承之鄭唯以駿奔走二句為異言諸侯之
與多士大奔走而來在文王之廟豈不光明文

⑩洛誥七年事猶云殷禮未用周禮

文王之意與
言其順承之

維天之明堂位云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命明是制作已就故度量可頒其禮亦應頒之未
即施用洛誥說七年時事周公猶戒成王使肇

九美周公之祭肅雖助祭者奔走顯承

毛以為於乎可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祭之
禮儀既內敬於心且外和於色又諸侯有明著
之德來助祭也其祭之時又有濟濟然美容儀
之眾士亦來助祭於此眾士等皆能執持文王
之德無所失墜文王精神已在於天此眾士之
行皆能配於在天言其行同文王與之相合也
此明著諸侯與威儀眾士長奔走而來在文王
之廟後世常然供承不絕則文王之德豈不顯

於天豈不承於人所以得然者以文王之德為
人所樂無見厭倦於人斯由人樂之不厭故皆
奔走承之鄭唯以駿奔走二句為異言諸侯之
與多士大奔走而來在文王之廟豈不光明文
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豈不順承文王之德與言其順承之意與

十一洛誥七年事猶云殷禮未用周禮

維天之明堂位云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命明是制作已就故度量可頒其禮亦應頒之未
即施用洛誥說七年時事周公猶戒成王使肇

稱殷禮祀于新邑則是成王即政始用周禮也

①孟仲子與軻共事子思後學於軻

孟子云齊王以孟子辭病使人問醫來孟仲子

對趙岐云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

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

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為說言此詩

之意稱天命以述制禮之事者歎夫天命之無

極而嘉美周世之禮也美天道行而不已是歎

夫天命之極文王能順天而行周禮順文王之

維天之命云云
毛云孟仲子曰
大哉天命之無
極而美周之禮也

②

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云不似

意是周之禮法效天為之故此言文王是美周

之禮也定本作美周之禮本或作周公之禮者

誤也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

似此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

其所說而不從其讀故王肅述毛亦為不已與

鄭同也

③文王與天同功嘉以行我我聚收之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
駿惠我文王純大假嘉溢慎收聚也箋云純亦

④

駿惠文王謂大順文王制作之意

不已也溢盈溢之言也於乎不光明與文王之施德教之無倦已美其與天同功也以嘉美之道饒行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以大順我文王之意正義曰中庸引此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指說此文故箋依用之文王既行不倦已與天同功是其道則饒行至於滿溢故言以嘉美之道饒行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度法歸功文王故言收文王之德而為之耳文王本意欲得制作

但以時未可為是意有所恨今既太平作之是大順我文王之本意也

⑤曾孫已下雖多世亦稱曾孫

孫是其正稱自曾孫已下皆得稱曾哀二年左傳云曾孫蒯瞶敢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是雖歷多世亦稱曾孫也小雅曾孫唯斥成王文各有施不得同也

維清

⑥象舞象刺伐之事武王制成王世奏

維清奏象舞也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

七二

大武象武王之伐象舞象文王之伐

制焉正義曰春秋之世季札尚見舞象是成王世尚奏可知此詩經言文王序稱象舞則此樂象文王之事以象舞為名故解其名此之意牧誓曰今日之事不愆於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注云一擊一刺曰一伐是用兵之時有刺有伐此樂象於用兵之時刺伐之事而為之舞故謂之象舞也知者以其言象則是有所法象樂記說大

王字下制字上脫之伐知武王五字宗本同

沈按據孔疏補

以為人子者貴其成父之事

兩征字沈校云當作枝正義引中候我應云枝伐弱勢注云先伐付之枝黨以弱其勢是其證

謂文王受命始祭天征伐

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烈文

成王即政以朝享之禮祭祖考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新王即政必以朝

嗣字上脫告字宗本同沈校从毛信謂字上脫正義曰三字宗本同沈校補

祖考嗣位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致乃以明年歲首即此為君之政於

是用朝享之禮祭於祖考有諸侯助王之祭既祭因而戒之詩人述其戒辭而為此歌焉經之

毛詩要義卷六上

古

七二

大武象
武王之
伐象舞
象文王
之伐

制焉正義曰春秋之世季札尚見舞象是成王世尚奏可知此詩經言文王序稱象舞則此樂象文王之事以象舞為名故解其名此之意牧誓曰今日之事不愆於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注云一擊一刺曰一伐是用兵之時有刺有伐此樂象於用兵之時刺伐之事而為之舞故謂之象舞也知者以其言象則是有所法象樂記說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伐明此象舞象文王制焉者以為人子者貴其成父之事

八 肇禋鄭謂文王受命始祭天征伐

肇禋肇始禋祀箋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征伐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烈文

九 成王即政以朝享之禮祭祖考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嗣位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以明年歲首即此為君之政於是用朝享之禮祭於祖考有諸侯助王之祭既祭因而戒之詩人述其戒辭而為此歌焉經之

所陳皆戒辭也武王崩之明年與周公歸政明年俱得為成王即政但此篇勅戒諸侯用賞罰以為己任非復喪中之辭故知是致政之後年之事也

⑬洛誥言禘祭此言朝享事有先後

案洛誥說周公致政之事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此言以朝享之禮彼言禘祭文武者二者各自設祭當是先

二牛併告蓋一處祭二神卑就尊

以朝享之禮徧祭羣廟以告已嗣位於祭之末即勅戒諸侯事訖乃更以禮合祭文武於文王之廟以告封周公也知合祭文武於文王廟者以彼經云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即云王命作冊是并告二神一處為祭卑當就尊

⑭無封靡云云毛王謂武王因殷舊國

毛以為成王於祭之末呼諸侯而戒之曰汝等有是光明文章者君人之辟公我先君文王賜汝以此祉福也言文王造始周國此等作周藩

沈按云信云魏疆也此作疆誤下均疆可

屏得為諸侯之福乃是文王賜之武王伐紂之
後以舊國皆應削滅而我武王觀汝舊為君者
誠無大累於汝國維我武王其就封立之又為
人則國家疆矣四方有不率教者其可使訓導
之不顯乎維是有德若能有德此賢人則身必
顯矣百辟有無所法者其可師此顯德而法象
③ 鄭同毛
王惟天
錫文武是武王之道至美矣於乎我之前王則此武王

老當作忘字本之誤沈按從孔疏改正

此當作公字本之誤沈按改正
也示之以武王之道欲使法而行

天下臣
殷之諸
侯無大
卿士與羣公諸侯等上天賜我文王以此王天

文王下其愛上服武王二字字本同沈按補

愛我文王其愛之多無有疆畔使

立之序
子孫常得安而居之故我今得嗣守其位制其

及累二字當倒特字本之誤沈按改正
諸侯等若無大罪惡及累於汝國

紂未王易身必寵而益厚之謂增其爵命加之
土地也汝即大夫等若能念此居官大功勤事

屏得為諸侯之福乃是文王賜之武王伐紂之
 後以舊國皆應削滅而我武王觀汝舊為君者
 誠無大累於汝國維我武王其就封立之又為
 之陳武王之德無疆乎維是得賢人若得其賢
 人則國家彊矣四方有不率教者其可使訓導
 之不顯乎維是有德若能有德此賢人則身必
 顯矣百辟有無所法者其可師此顯德而法象
 之言武王有顯德任賢人能以訓四方刑百辟
 是武王之道至美矣於乎我之前王則此武王

三

鄭同毛
 王惟天
 錫文武

社福異
 王肅云
 武王得
 天下因
 殷之諸
 侯無大
 累於其
 國者就
 立之序
 繼也

其道不可志也示之以武王之道欲使法而行
 之鄭以為助祭者有卿士與諸侯此辭兼戒之
 成王於祭之末呼之曰汝有光明文章者百辟
 卿士與羣公諸侯等上天賜我文王以此王天
 下之社福又愛我文王其愛之多無有疆畔使
 子孫常得安而居之故我今得嗣守其位制其
 賞罰之柄汝諸侯等若無大罪惡及累於汝國
 維我王家其必寵而益厚之謂增其爵命加之
 土地也汝即大夫等若能念此居官大功勤事

不廢我則使汝繼世在位任其官得其次序有殊勲異績其出於外而君之汝等當勤力為善疆字沈按改作疆

賢人若得賢人則國家彊矣四方鄰國知汝任賢其皆順從之汝卿士等不明乎維是勤其德君字考作辟宗字之誤沈按據身明顯矣百君卿士知汝有德其

皆法則之此任賢勤德之事事之美者於乎我之前王文王武王能勤行此道故人稱誦之不志考作忘字本之誤沈按改正效

天作

④箋云先公諸盥至不密疏唯斥后稷

沈按云依書例注字考衍

先公也注先王謂大王已下先公

沈按云疏字當什日義日

疏四時之祭祠祔嘗烝但祀是摠

⑤名未知在何時也時祭所及唯親廟與太祖於

序併言

成王之世為時祭當自大王以下上及后稷一

先公猶

人而已言先公者唯斥后稷耳於王既摠稱先

昊天序

王故亦謂后稷為先公令使其文相類經之所

言地般

陳唯有先王之序并言先公者以詩人因

序言海

於祭祀而作此歌近舉王跡所起其辭不及於

不廢我則使汝繼世在位任其官得其次序有殊勲異績其出於外而君之汝等當勤力為善也又教之為善之法汝辟公等無疆乎維是得賢人若得賢人則國家彊矣四方鄰國知汝任賢其皆順從之汝卿士等不明乎維是勤其德若能勤德則身明顯矣百君卿士知汝有德其皆法則之此任賢勤德之事事之美者於乎我之前王文王武王能勤行此道故人稱誦之不志汝等宜法效

天作

四三箋云先公諸盞至不密疏唯斥后稷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注先王謂大王已下先公諸盞至不密疏四時之祭祠祔嘗烝但祀是摠名未知在何時也時祭所及唯親廟與太祖於成王之世為時祭當自大王以下上及后稷一人而已言先公者唯斥后稷耳於王既摠稱先王故亦謂后稷為先公令使其文相類經之所陳唯有先王之事而序并言先公者以詩人因於祭祀而作此歌近舉王跡所起其辭不及於

序併言
先公猶
昊天序
言地般
序言海

后稷序以祭時實祭后稷故其言及之昊天有成命經無地而序言地般經無海序言海亦此類也

六三高山謂岐荒謂廣山之德澤

正義曰以文王未徙豐之前與大王皆在岐故知高山謂岐山也韋昭云大王秩祀之而尊大焉指謂祭之為大未必然也大王能廣山德澤明其愛民甚矣故民皆從之居之一年成邑二由是二字當休倒轉字亦之誤一倍其初由是王之有德故致然此按改正

也

昊天有七郊祀天地不言神鄭禮北極崐崙

成命正義曰昊天有成命詩者郊祀天地之樂歌也

謂於南郊祀所感之天神於北郊祭神州之地祇也案禮祭祀天地非止一事此言郊祀天地

天字上但字當作而字亦之誤也神但祭之於郊但天地相對唯有

此二祀正作者春官大司樂職曰冬日至於地

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

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注云天神則

毛言要義卷之六
后稷序以祭時實祭后稷故其言及之昊天有成命經無地而序言地般經無海序言海亦此類也

⑥三 高山謂岐荒謂廣山之德澤

正義曰以文王未徙豐之前與大王皆在岐故知高山謂岐山也韋昭云大王秩祀之而尊大焉指謂祭之為大未必然也大王能廣山德澤明其愛民甚矣故民皆從之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由是王之有德故致然也

也

昊天有

⑦三 郊祀天地不言神鄭禮北極崐崙

成命 正義曰昊天有成命詩者郊祀天地之樂歌也

謂於南郊祀所感之天神於北郊祭神州之地祇也案禮祭祀天地非止一事此言郊祀天地不言所祀之神但祭之於郊但天地相對唯有此二神耳何者春官大司樂職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注云天神則

主北極地祇則主崑崙^彼以二至之日祭之於上
 不在於郊此言郊祀必非彼也大司樂又曰舞
 雲門以天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注云天神
 謂五帝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
 於南郊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也地官
 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注
 云陽祀祭天於南郊陰祀祭地於北郊此二祀
 恒當作恒字本之誤阮按从孔疏改

我將

③文王配明堂非一此即孝經宗祀禮大饗

此言祀文王於明堂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是也文王之配明堂其祀非一
 此言祀文王於明堂謂大享五帝於明堂也曲
 禮曰大饗不問卜注云大饗五帝於明堂莫適
 卜月令季秋是月也大享帝注云言大饗者編
 祭五帝曲禮曰大饗不問卜謂此也是於明堂
 有搃祭五帝之禮但鄭以月令為秦世之書秦
 法自季秋周法不必然矣故雜問志云不審周
 以何月

主北極地祇則主崑崙^彼以二至之日祭之於丘
 不在於郊此言郊祀必非彼也大司樂又曰舞
 雲門以天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注云天神
 謂五帝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
 於南郊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也地官
 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注
 云陽祀祭天於南郊陰祀祭地於北郊此二祀
 文桓相對

我將

③文王配明堂非一此即孝經宗祀禮大饗

此言祀文王於明堂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是也文王之配明堂其祀非一
 此言祀文王於明堂謂大享五帝於明堂也曲
 禮曰大饗不問卜注云大饗五帝於明堂莫適
 卜月令季秋是月也大享帝注云言大饗者徧
 祭五帝曲禮曰大饗不問卜謂此也是於明堂
 有搃祭五帝之禮但鄭以月令為秦世之書秦
 法自季秋周法不必然矣故雜問志云不審周
 以何月

九三 四迎氣祭一帝還亦祀明堂

雜問志云四時迎氣於四郊祭一帝還於明堂亦如之則四時迎氣亦祀明堂但迎氣於郊已有祭祀還至明堂不可不為禮耳其盛乃在於郊明堂之祭不過與告朔同也何則堯典說巡

藝祖下脫用特牲以藝祖六字沈校云禮此涉下句

于藝祖為文祖猶周之明堂巡

守之歸其告止用特牲則迎氣之還其祭亦不是也月卜用特牲矣此之維牛維羊則是祭

云當作知字存之誤沈校改

此祀明堂是大享五帝非迎氣告

朔也

十四 據祭法武王亦配明堂

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注云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曰祖宗則明堂之祀武王亦配之矣此唯言祀文王者詩人雖同祀明堂而作其辭主說文王文王

十四 禮郊用特牲此有羊配者與天異饌

此祀文王於明堂則是祭天矣禮稱郊用特牲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用騂犢則明堂祭天

⑨三 四迎氣祭一帝還亦祀明堂

雜問志云四時迎氣於四郊祭一帝還於明堂亦如之則四時迎氣亦祀明堂但迎氣於郊已有祭祀還至明堂不可不為禮耳其盛乃在於郊明堂之祭不過與告朔同也何則堯典說巡守之禮云歸格于藝祖為文祖猶周之明堂巡守之歸其告止用特牲則迎氣之還其祭亦不是過也明亦用特牲矣此之維牛維羊則是祭之大禮故云此祀明堂是大享五帝非迎氣告

朔也

⑩ 據祭法武王亦配明堂

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注云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曰祖宗則明堂之祀武王亦配之矣此唯言祀文王者詩人雖同祀明堂而作其辭主說文王文王

⑪ 禮郊用特牲此有羊配者與天異饌

此祀文王於明堂則是祭天矣禮稱郊用特牲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用騂犢則明堂祭天

亦當用特牛矣而得有羊者祭天以物莫稱言
貴誠用犢其配之人無莫稱之義自當用太牢
也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是配者與天
異饌明其當用太牢此祀有文武為配於禮得
有羊也

②④象行法文王之常道日治四方王肅以靖
為謀

靖治釋詁文特牲少牢皆祝以神辭嘏主人與
之以福是受福曰嘏儀者威儀式者法式故以
儀式為則象謂則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也以此
能治天下所以蒙佑不宜為謀之故以靖為治
謂施於天下也

時邁

③④時邁巡守告祭武王事周公作

正義曰時邁詩者巡守告祭柴望之樂歌也謂
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諸侯至於方嶽
之下乃作告至之祭為柴望之禮柴祭昊天望
祭山川巡守而安祀百神乃是王者盛事周公
既致太平追念武王之業故述其事而為此歌

焉宣十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載
千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公之頌曰載
載千戈明此詩周公作也

④柴祭天告至秩山川謂次秩祭之

云字下秩字上脫望字字本同况校補柴祭天告至也云秩者山川之神
望其所在以尊卑次秩祭之堯典注云徧以尊
卑次秩祭之是也言至於方嶽之下者每至其
方之嶽皆為告祭之禮非獨東嶽而已告祭則
四嶽皆然

⑤封禪之見於經者惟二禮大封升中

封禪之見於經者唯大宗伯云王大封則先告
后土以外更無封文也禮器云因名山升中于
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雖不言封亦是封禪之事
故注云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嶽而
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而太平陰陽和而
致象物是則功成瑞至然後可以升中

⑥時邁武王巡守白虎通成王巡守非

武字下脫王字字本同况校補祭之此詩是武巡守矣白虎通曰

焉宣十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載
千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公之頌曰載
載千戈明此詩周公作也

④柴祭天告至秩山川謂次秩祭之

王制注亦云柴祭天告至也云秩者山川之神
望其所在以尊卑次秩祭之堯典注云徧以尊
卑次秩祭之是也言至於方嶽之下者每至其
方之嶽皆為告祭之禮非獨東嶽而已告祭則
四嶽皆然

⑤封禪之見於經者惟二禮大封升中

封禪之見於經者唯大宗伯云王大封則先告
后土以外更無封文也禮器云因名山升中于
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雖不言封亦是封禪之事
故注云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嶽而
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而太平陰陽和而
致象物是則功成瑞至然後可以升中

亦非封禪

⑥時邁武王巡守白虎通成王巡守非

以左傳之文參之此詩是武巡守矣白虎通曰

何以知太平乃巡守以武王不巡守至成王乃巡守其言違詩反傳

⑦四 昊天天子愛武王生賢知之臣

⑧四 周公以時既太平追述武王之事言武王既定天下以時行其邦國其出也天行雲轉六軍皆從羣臣賢智各司其職於是乃見昊天其於武王子愛之矣實佑助而次序我有周之事謂生賢

賢智之臣使得以為用是子愛之也其所往之處始欲我武王以軍威動之莫不動懼而服是

威又可畏不假用兵也至於方嶽之下其來乃為安寧百神及河與高嶽皆次秩祭之武王巡行邦國而使人神得所信乎武王之德如是維宜為天下之君也於此行也明見天之愛我有周使俊乂之臣用次序在位

⑨四 巡守當有師從鄭以意言禮無正文

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又曰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釁主及軍器上云及師下云若大師則二者之師不同也大

師言釁主及軍器是征伐實事則上云及師非
 征伐也明大師為征伐及師為巡守故及師之
 下注云師謂王巡守若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
 從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不言大者未有敵不
 尚武是巡守之禮當師從也言大合軍猶大舍
 樂言大合樂大合樂者徧作六代之樂則知大
 合軍者亦六軍皆行也而雜問志云天子巡守
 禮無六軍之文者鄭意以巡守必有六軍但禮
 無正文

⑤求懿德之士陳其功於樂歌之大者
 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夏大也箋云懿美肆陳也
 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於
 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允王保之箋云允
 信也信哉武王之德能長保此時夏之美

⑤呂叔玉肆夏即時邁鄭九夏非頌

王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繁遏執
 競渠思文也玄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

王考作注宋本誤此按从孔疏改正

師言釁主及軍器是征伐實事則上云及師非征伐也明大師為征伐及師為巡守故及師之下注云師謂王巡守若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不言大者未有敵不尚武是巡守之禮當師從也言大合軍猶大合樂言大合樂大合樂者徧作六代之樂則知大合軍者亦六軍皆行也而雜問志云天子巡守禮無六軍之文者鄭意以巡守必有六軍但禮無正文

⑤求懿德之士陳其功於樂歌之大者
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夏大也箋云懿美肆陳也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允王保之箋云允信也信哉武王之德能長保此時夏之美

⑤呂叔玉肆夏即時邁鄭九夏非頌

春官鍾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彼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繁遏執競渠思文也玄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

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然則鄭以九夏別有樂歌之篇非頌也但以歌之大者皆稱夏耳

執競

②五 執競兩言成康皆成安祖考之道

執競武王正義曰言有能彊持盛之道者維武王耳此武王豈為無彊乎維克商之功業實為彊也豈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實為顯也由其既彊且顯上天以是之故嘉美之以大福又

③五

惶惶和
將將集
穰穰衆
簡簡大
反反難

重述武王彊顯得福之事武王用彼成安祖考之道故得受命伐紂同有天下四方之民而斤斤然其為周家一代明察之君是其顯而得福也又武王之祭宗廟也作鐘鼓之樂其聲和樂惶惶然奏磬管之音其聲合集鏘鏘然合於禮度當於神明故神下與之福衆多而穰穰然下與福豐大而簡簡然於時助祭之人又威儀順習反反然其祭之末此羣臣等既醉於酒矣既飽於德矣於祭之事始終無違故致福祿復來

與之言武王受此多福故今得太平是以述而歌之

思文

國語云周下脫一文字字本同沈按補

為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

此篇周公所自歌與時邁同也后稷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明堂其義一也而此與我將序不同者我將主言文王饗其祭祀不說文王可以配上帝故云祀文王於明堂此篇主說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不說后稷饗其祭祀故言后稷配

天

五五鄭引烏與穀俱來以釋來牟太誓文

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牟麥率用也箋云貽遺率循育養也武王渡孟
津白魚躍入王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為烏

正義下脫一百字字同沈按補

來此謂遺我來牟正義武王渡孟

津至以穀俱來皆尚書文太誓云

與之言武王受此多福故今得太平是以述而歌之

思文

④我將惟言祀文王於明堂思文言稷配天國語云周公之為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自歌與時邁同也后稷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明堂其義一也而此與我將序不同者我將主言文王饗其祭祀不說文王可以配上帝故云祀文王於明堂此篇主說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不說后稷饗其祭祀故言后稷配

天

⑤鄭引烏與穀俱來以釋來牟太誓文

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牟麥率用也箋云貽遺率循育養也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王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為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正義武王渡孟津至以穀俱來皆尚書文太誓云

毛詩要義卷第十九上

毛詩要義卷第十九中 周頌臣工至武

臣工

① 諸侯朝享天子饗食燕賜畢待祭而去

正義曰臣工詩者諸侯助祭遣於廟之樂歌也
謂周公成王之時諸侯以禮春朝因助天子之
祭事畢將歸天子戒勅而遣之於廟詩人述其
事而作此歌焉諸侯來朝行朝享之禮已終天
子饗食燕賜之事又畢唯待祭訖而去故於祭
之末因在廟中遣之經陳戒諸侯之臣使敬其
公事又戒車右令及時勸農天子賓敬諸侯不

勅其身戒其臣

②賓敬諸侯但敕臣工與保介

正義曰此周公成王於祭之末將遣諸侯不直戒其身為其太斥故戒其卿大夫及車右以警切之將戒先嗟而又重嗟歎以呼之曰我臣之下諸官諸侯之卿大夫也汝等皆當敬慎於汝在君之職事汝能如此則我王家當平理汝之成功知其勤惰亦不忘汝勞汝若有大事賞罰度於我王之廟無自專欲使諸侯

此按云按③下有上注今缺祇存末年字字存同

丁而不自專也又勅其車右以農

外當休謂字年古誤况按改

事亦嗟而又嗟重歎而呼之曰爾從君之保介之人也今已是維暮之春矣汝若

衣下缺一甲字第年同况按从孔疏補

求施於民乎維汝如何於民之

新田畬田言汝當柰此民之新田畬田何欲其

民字上缺一勸字字存同况按从孔疏補

所以令汝勸民耕田者何於乎美

本字上缺一哉字字存同况按从孔疏補

與俱來之年麥以瑞我周家大受

先字上缺一其字字存同况按从孔疏補

此年麥之瑞而為天下所休慶也

第九行先字上缺一此字字存同况按从孔疏補

乃見於上帝所聞知也至今用以

勅其身戒其臣

②賓敬諸侯但敕臣工與保介

正義曰此周公成王於祭之末將遣諸侯不直戒其身為其太斥故戒其卿大夫及車右以警戒之將戒先嗟而又重嗟歎以呼之曰我臣之下諸官諸侯之卿大夫也汝等皆當敬慎於汝在君之職事汝能如此則我王家當平理汝之成功知其勤惰亦不忘汝勞汝若有大事賞罰當來諮謀計度於我王之廟無自專欲使諸侯

③

聞之亦敬其事而不自專也又勅其車右以農事亦嗟而又嗟重歎而呼之曰爾從君之保介外車右衣之人也今已是維暮之春矣汝若歸國亦有何所求施於民乎維汝如何於民之新田畬田言汝當柰此民之新田畬田何欲其民耕之也所以令汝勸民耕田者何於乎美本赤烏所與俱來之年麥以瑞我周家大受光明謂得此年麥之瑞而為天下所休慶也光明之事乃見於上帝所聞知也至今用以

年

之故常有樂歲遂時和年豐耕則必獲是田不可舍汝可命我衆民令各具汝所用錢鎛之田器勤力以事農畝於久必多銍刈宜以此告勸下民使勸於田事

④要服以內為大賓大客外為小賓小客

秋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與大客之儀注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然則天子之於諸侯謂之無賓賓者敵主之辭鄭據大行人之文以為不純臣之證也以賓客之文明不純

⑤

天子於諸侯不純臣天子於諸侯則純臣

臣之義則謂天子與諸侯對為賓主行禮是為不純臣若與朝廷之臣行禮饗燕則使人為主諸侯燕其臣使宰夫為獻主不與臣對行禮是純臣之也大行人又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注云謂其君為小賓臣為小客小行人云凡四方之使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見於夷狄君臣亦稱賓客則四夷諸侯亦不純臣也此則天子於諸侯之義耳若諸侯於天子皆純臣矣

六諸侯朝及廟唯上相入此廟中得有臣工
保介

勅臣之工不勅臣也諸侯之朝天子必有卿異

司儀云諸下侯字當什公宗本志誤

故云勅其諸官卿大夫也秋官

沈校改

為賓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廟

唯上相入則諸侯朝天子亦應唯上相入廟耳

此得卿大夫及車右俱在廟中受勅者彼謂將

幣饗食行禮之時唯上相入耳此諸侯將歸遣

之於廟是召入而戒之

七古者大事謀於廟

且古者大事謀於廟中訪落序云嗣王謀於廟

國語云謀之廊廟失之中原

八日在牝中為莫莫春周季夏孟

古暮字作莫說文云日在牝中為莫是晚之義

也時有三月季為其晚故以周之季春為晚春

也知非夏之季春者以月令季冬命民脩耒耜

具田器農書稱孟春耕者急發不得於建辰之

月方始勸農故知是夏之孟春也且此諸侯來

平言要義卷九
三
六諸侯朝及廟唯上相入此廟中得有臣工
保介

勅臣之工不勅臣也諸侯之朝天子必有卿與異
大夫隨之為介故云勅其諸官卿大夫也秋官
司儀云諸侯相為賓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廟
唯上相入則諸侯朝天子亦應唯上相入廟耳
此得卿大夫及車右俱在廟中受勅者彼謂將
幣饗食行禮之時唯上相入耳此諸侯將歸遣
之於廟是召入而戒之

七古者大事謀於廟

且古者大事謀於廟中訪落序云嗣王謀於廟
國語云謀之廊廟失之中原

八日在牀中為莫莫春周季夏孟

古暮字作莫說文云日在牀中為莫是晚之義
也時有三月季為其晚故以周之季春為晚春
也知非夏之季春者以月令季冬命民脩耒耜
具田器農書稱孟春耕者急發不得於建辰之
月方始勸農故知是夏之孟春也且此諸侯來

莫春若作夏之季春則非朝祭之月

朝而遣之若是夏之季春非復朝王之月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以六月為正譏用七月則祭用夏之孟月矣故王制注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諸侯時祭用夏之正月王制云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明是朝祭同月故廢之也明堂位云夏禘秋嘗冬烝天子之禮獨不言春祀得不為朝王而闕之故彼注云魯在東

東字下脫一方字字存同沈校从孔疏補

孟月曰矢日孟春耕期既逼故勅其車右以其時事時事即耕田是也

⑩鄭注五穀天官職與方不同

月令春食麥夏食菽季夏食稷秋食麻冬食黍天官疾醫以五穀養其病注云五穀麻黍稷麥豆是也鄭以五行之穀為五穀也夏官職方氏豫州其穀宜五種注云五種黍稷菽麥稻不以五行之穀為五種者以職方辨九州土地生殖

九

莫春若作夏之季春則非朝祭之月

朝而遣之若是夏之季春非復朝王之月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以六月為正譏用七月則祭用夏之孟月矣故王制注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諸侯時祭用夏之正月王制云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明是朝祭同月故廢之也明堂位云夏禘秋嘗冬烝天子之禮獨不言春祀得不為朝王而闕之故彼注云魯在東

朝必以春或闕之以此而言明諸侯之朝皆用孟月可知由孟春耕期既逼故勅其車右以其時事時事即耕田是也

⑩鄭注五穀天官職與方不同

月令春食麥夏食菽季夏食稷秋食麻冬食黍天官疾醫以五穀養其病注云五穀麻黍稷麥豆是也鄭以五行之穀為五穀也夏官職方氏豫州其穀宜五種注云五種黍稷菽麥稻不以五行之穀為五種者以職方辨九州土地生殖

之所宜每州不同非五行常穀豫州之界東接青州宜稻麥西接雍州宜黍稷明豫州宜黍稷稻麥也菽則土地多生人所常種明通菽為五也職方又云幽州宜種三注云黍稷兗州宜四種注云黍稷稻麥皆準約所以與連接者言之也

寺持恥

賤當作踐字亦誤沈校改

臣珍粟

克上七字當作什字字本心誤沈校改

沙音送

鑄音博

奄鄭淹王徐

如字

鑄乃豆反

終久必多銍艾勸之也正義曰序具釋詁文說文云錢鈹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鈹宋仲子注云鈹刈也然則鈹刈物之器也說文云鑄田器也釋名云鑄鋤類也鑄迫地去草世本云垂作耨釋器云斫斲謂之定李巡曰鋤也郭璞曰鋤屬廣雅云定謂之耨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高誘注云耨芸苗也二十六寸所以入苗間此云鑄耨當是一器但諸文管子一或以為耨即鋤或云鋤類古器變易未能審之

之所宜每州不同非五行常穀豫州之界東接
青州宜稻麥西接雍州宜黍稷明豫州宜黍稷
稻麥也菽則土地多生人所常種明通菽為五
也職方又云幽州宜種三注云黍稷稷兗州宜
四種注云黍稷稻麥皆準約所以與連接者言
之也

序持恥命我眾人序乃錢鑄奄觀銍艾序具錢鈹鑄鑄
錢子賤銍獲也笈云奄久觀多也教我庶民具女田器

銍珍粟終久必多銍艾勸之也正義曰序具釋詁文說

鈹七遙文云錢鈹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鈹宋仲子注云

鈹七堯鈹刈也然則鈹刈物之器也說文云鑄田器也

鑄音博釋名云鑄鋤類也鑄迫地去草世本云垂作耨

奄鄭淹釋器云斫斲謂之定李巡曰鋤也郭璞曰鋤屬

如字王徐廣雅云定謂之耨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

鑄乃豆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高誘注云耨芸苗也

管子一二十六寸所以入苗間此云鑄耨當是一器但諸文

或以為耨即鋤或云鋤類古器變易未能審之

銍一耨一鈹乃成農與釋名云銍獲禾鐵也說文曰銍獲禾短鎌也然則銍器可以獲禾故云銍獲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耨一鈹然後成農是三者皆田器

噫嘻

噫嘻

③春夏祈穀合月令左傳二文為證

意喜春上介穀於上帝也祈猶禱也求也月令

沈按云按書例必知上當有正義日三字

字亦誤今補

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必知雩

祭亦是祈穀者月令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是雩為祈穀之明文但雩以龍見為之當在孟夏

之月為月令者錯至於仲夏失正雩之月故不引之左傳稱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郊雩文連事正當此不并引左傳者又以傳無祈穀之又故月令左傳各取其

又當作文字亦存之誤沈校改正

④三十里十千耦謂一川之地萬夫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箋云駿疾也發伐也亦大服事也使民疾耕發其私田竟三

一銍一耨
成農與
此合

釋名云銍獲禾鐵也說文曰銍獲禾短鎌也然則銍器可以獲禾故云銍獲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耨一鉞然後成農是三者皆田器

噫嘻

③春夏祈穀合月令左傳二文為證

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也祈猶禱也求也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必知雩祭亦是祈穀者月令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是雩為祈穀之明文但雩以龍見為之當在孟夏之月為月令者錯至於仲夏失正雩之月故不引之左傳稱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郊雩文連事正當此不并引左傳者又以傳無祈穀之又故月令左傳各取其

④三十里十千耦謂一川之地萬夫

駮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箋云駮疾也發伐也亦大服事也使民疾耕發其私田竟三

十里言一部一吏主之於是民大事耕其私田萬耦同時舉也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

⑤大田私先公噫嘻上讓下

大田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民意之先公也

此云駿發爾私言不及公上意之讓下也以彼公私相對知此言私對公

⑥毛王三十里以極望言十千以盈數

人目之望所見極於三十每各極望則徧及天下矣三十以極望為言則十千維耦者以萬為盈數故舉之以言非謂三十里內有十千人也王肅云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此申毛之意也言人目所望三十里而天地合於三十里外不復見之是為望極也

⑦立田官每三十里分一部

王者之立田官每三十里分為一部令一主田

主之下脱一主字字本同沈按从孔疏補

之吏即農夫是也七月傳云畷田

大夫畷即此農夫也三十里而有一吏蓋皆以大夫為之箋又以萬人為耦與三十里大數相應故引周禮以證之

⑧計遂人文正與三十里十千耦相當

川上有路皆地官遂人文也彼意言凡治郊外野人之田一夫之間有通水之遂廣深各二尺

通遂上脱二字字本同沈按从孔疏按補

也此遂上即有一步徑以通牛馬其十夫有通水之溝廣深各四尺也此溝上即有一行畛以通大車其百夫有通水之洫廣深各八尺也此血上有即一大塗以通乘車其千夫有通水之丈六尺深丈四尺也此澮上即有通道以

容二軌其萬夫有自然之大川此川上即有一廣路以容三軌是周禮以萬夫為限與此十千

萬者什萬字本之誤沈按改

禹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

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百乘是萬也既廣

⑦立田官每三十里分一部

王者之立田官每三十里分為一部令一主田之吏主之田之吏即農夫是也七月傳云畷田大夫畷即此農夫也三十里而有一吏蓋皆以大夫為之箋又以萬人為耦與三十里大數相應故引周禮以證之

⑧計遂人文正與三十里十千耦相當

川上有路皆地官遂人文也彼意言凡治郊外野人之田一夫之間有通水之遂廣深各二尺

也此遂上即有一步徑以通牛馬其十夫有通水之溝廣深各四尺也此溝上即有一行畛以通大車其百夫有通水之洫廣深各八尺也此洫上有即一大塗以通乘車其千夫有通水之澮廣丈六尺深丈四尺也此澮上即有通道以容二軌其萬夫有自然之大川此川上即有一廣路以容三軌是周禮以萬夫為限與此十千相當又計此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百乘是萬也既廣

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三里餘百步即三分里之一為少半里是十三里又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冬官匠人文也此一川之間有萬夫故為萬人對耦而耕此萬人受田計之乃三十三里少半里正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也以三十里與十千舉其成數正足相充故鄭首尾為一以易傳也

陰當什徒 宋本之誤 沈校據通水於川通車塗於國都 孔疏改下同

遂人注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

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遂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塗道路皆所以通車塗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塗容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以南晦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是鄭具解五溝五塗之事也以遂人治野田故還據遂中鄰里鄙鄙縣而說之

善當什蓋宋本之誤 沈校以孔疏改

引六遂三十縣為七部猶餘二部善

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三里餘百步即三分里之一為少半里是十三三里又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冬官匠人文也此一川之間有萬夫故為萬人對耦而耕此萬人受田計之乃三十三里少半里正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也以三十里與十千舉其成數正足相充故鄭首尾為一以易傳也

⑨遂溝洫澮通水於川通車塗於國都

遂人注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

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遂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塗道路皆所以通車塗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塗容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以南晦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是鄭具解五溝五塗之事也以遂人治野田故還據遂中鄰里鄙鄙縣而說之四縣為一部計六遂三十縣為七部猶餘二部善與公邑采地共為部也何者遂人於川上有路

十二

據鄭注
遂中雖
有都鄙
皆遂人
主之

之下云以達於畿鄭云以致於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是都鄙與遂同制此法明其共為部也地官序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鄙長每鄙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計四縣有二十鄙百鄙四百里二千鄰則鄰長以上合有二千五百二十四人矣而云一吏主之者彼謂主民之官與典田者別職其主田之吏一部唯一人也遂人注所言遂溝洫澮廣深之數皆冬官之文也

以下○七字俱作
三字俱作
上注以

微子於宋未為殷後

史記杞世家云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之祀是杞之初封即為夏之後矣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殷墟後以叛而誅之更命微子為殷後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作微子之命是宋為殷後成王始命之也樂記武王封先代之後已言投殷之後於宋者以微子終為殷後作記者從後

據鄭注
 遂中雖
 有都鄙
 皆遂人
 主之
 十二
 之下云以達於畿鄭云以致於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是都鄙與遂同制此法明其共為部也地官序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鄙長每鄙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計四縣有二十鄙百鄙四百里二千鄰則鄰長以上合有二千五百二十四人矣而云一吏主之者彼謂主民之官與典田者別職其主田之吏一部唯一人也遂人注所言遂溝洫澮廣深之數皆冬官之文也

振鷺

也

武王時始封微子於宋未為殷後

史記杞世家云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之祀是杞之初封即為夏之後矣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殷墟後以叛而誅之更命微子為殷後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作微子之命是宋為殷後成王始命之也樂記武王封先代之後已言投殷之後於宋者以微子終為殷後作記者從後

錄之其實武王之時始封於宋未為殷後也樂
記注云投者舉徙之辭謂微子在殷先有國邑

史記成王始封微子與樂記乖

今舉而徙之別封宋國也若然僖六年左傳曰
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
璧而被之焚其襯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
世家亦云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言復位
似還為微子但微國本在紂之畿內既以武庚
君於畿內則微子不得復封於微也但微子自
囚以見武王武王使復其位正謂解釋其囚使

③

酈食其

復臣位不是復封微國也以樂記之文知武王
初即封微子於宋矣但未知爵之尊卑國之大
小耳至成王既殺武庚命為殷後當爵為公地

更方下脫一五字字本同沈校从

禮之後當受上公之地更方百里

訛異

史記以為成王之時始封微子於宋與樂記文
乖其說非也如樂記之文武王始封夏後於杞
而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
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主言夏殷之滅其
後得封耳

錄之其實武王之時始封於宋未為殷後也樂

記注云投者舉徙之辭謂微子在殷先有國邑

史記成王始封今舉而徙之別封宋國也若然僖六年左傳曰

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

璧而被之焚其襯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

世家亦云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言復位

似還為微子但微國本在紂之畿內既以武庚

君於畿內則微子不得復封於微也但微子自

囚以見武王武王使復其位正謂解釋其囚使

復臣位不是復封微國也以樂記之文知武王

初即封微子於宋矣但未知爵之尊卑國之大

小耳至成王既殺武庚命為殷後當爵為公地

方百里至制禮之後當受上公之地更方百里

史記以為成王之時始封微子於宋與樂記文

乖其說非也如樂記之文武王始封夏後於杞

而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

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主言夏殷之滅其

後得封耳

酈食其
湯封夏
後與樂
記異

三

④振鷺于彼西雝謂白鳥集于澤雖澤也謂澤名為雝故箋云西雝之澤也明在作者之西有此澤言其往嚮彼耳無取於西之義也

豐年

⑤秋冬報謂嘗烝于宗廟

沈校云按書例經言上當有正義也報者謂嘗也烝也經言年豐而曰三字今補

多利身利為酒醴以進與祖妣是報之事也言烝畀祖妣則是祭於宗廟但作者主美其報故不言祀廟耳不言其祈而言報者所以追養繼

孝義不祈於父祖至秋冬物成以為鬼神之助故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

⑥稌訓稻廩以藏齊盛之穗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豐大稌稻也廩所以藏盛盛之穗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箋云豐年大有年也亦大也萬億及秭以言穀數多正義曰豐大釋詁文稌稻釋草文郭璞曰今沛國呼稻為稌是也言廩所以藏

盛盛之穗者器實曰盛在器曰盛盛謂飯食

④振鷺于彼西雝謂白鳥集于澤雖澤也謂澤名為雝故箋云西雝之澤也明在作者之西有此澤言其往嚮彼耳無取於西之義也

豐年

⑤秋冬報謂嘗烝于宗廟

豐年秋冬報也報者謂嘗也烝也經言年豐而多穫黍稻為酒醴以進與祖妣是報之事也言烝畀祖妣則是祭於宗廟但作者主美其報故不言祀廟耳不言其祈而言報者所以追養繼

孝義不祈於父祖至秋冬物成以為鬼神之助故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

⑥稌訓稻廩以藏齊盛之穗

⑦也廩所以藏齎盛之穗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

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

至億曰秭箋云豐年大有年也亦大也萬億及秭以言穀數多正義曰豐大釋詁文稌稻釋草文郭璞曰今沛國呼稻為稌是也言廩所以藏齎盛之穗者器實曰齎在器曰盛齎盛謂飯食

也禹貢百里賦納總即禾稼也二百里銍即穗也禾稼當積而貯之不在倉廩其穗當在廩藏之故言藏廩盛之穗則自穗以往秬及粟米皆在倉廩矣

有瞽

②瞽在周庭視瞭為設業虞牙羽等

毛以為始作大武之樂合於太廟之時有此瞽人有此瞽人其作樂者皆在周之廟庭矣既有瞽人又使人為設其橫者之業又設其植者之虞其上刻為崇牙因樹置五采之羽以為之飾

既有應之小鞀又有田之大鼓其鼓懸之虞業為懸鼓也又有鞀有磬有祝有圉皆視瞭設之於庭矣既備具乃使瞽人擊而奏之又有吹者編竹之簫併竹之管已備舉作之噍噍然和集其聲此等諸聲皆恭敬和諧而鳴不相奪理先祖之神於是降而聽之於是^時我客二王之後適來至止與聞此樂其音感之長令多其成功謂感於和樂遂入善道也此樂能感人神為美之極述而歌之鄭唯應田俱為小鼓為異餘同

⑨橫栒加業業刻畫無明文故兩解

釋器云大板謂之業是業為大板也又解業之所用所以飾栒為懸也懸之橫者為栒其上加之業所以飾此栒而為懸設也其形刻之捷業然如鋸齒故謂之業或曰畫之謂既刻又畫相上脫栒字字本同沈校从孔疏補故為兩解業即栒上之板與相配

為一

⑩崇牙業上齒壁翬植於龔角上

明堂位云夏后氏龍龔虞殷之崇牙注云橫曰

殷字字存俱缺古華

龔飾之以鱗屬以大板為之謂之業殷又於

一刻畫之為重牙以掛懸紘是牙即業之上

卦當什掛字存之誤

也以其形卷然得卦繩於上故言可以為懸

也言掛懸紘者紘謂懸之繩也樹羽置羽者置

之於栒簏之上角漢禮器制度云為龍頭及額

口銜壁壁下有旄牛尾明堂位於崇牙之下又

畫上文字者什人字存之誤沈江云周又畫繒為翬戴以壁垂五

采非其下植翬於龔之角上飾彌多是也

⑪靴如鼓小而祝敵皆木為之

⑨二 橫栒加業業刻畫無明文故兩解
釋器云大板謂之業是業為大板也又解業之
所用所以飾栒為懸也懸之橫者為栒其上加
之以業所以飾此栒而為懸設也其形刻之捷
業然如鋸齒故謂之業或曰畫之謂既刻又畫
之以無明文故為兩解業即栒上之板與相配
為一

⑩崇牙業上齒壁翬植於龔角上

明堂位云夏后氏龍龔以龔虛殷之崇牙注云橫曰

曰龔飾之以鱗屬以大板為之謂之業殷又於
龍上刻畫之為重牙以掛懸紘是牙即業之上
齒也以其形卷然得卦繩於上故言可以為懸
也言掛懸紘者紘謂懸之繩也樹羽置羽者置
之於栒簏之上角漢禮器制度云為龍頭及額
口銜壁壁下有旄牛尾明堂位於崇牙之下又
云周之壁翬注云周又畫繒為翬戴以壁垂五
采羽其下樹翬於龔之角上飾彌多是也

⑪靴如鼓小而祝敵皆木為之

靴者春官小師注云靴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
傍耳還自擊是也祝木控圍榻者以樂記有控

昌之其具七兄圍為一故辨之言木控者明用

以木上脫則圍忘用木五字沈校云樓
此涉上用木而誤脫此五字今補

木以木可知而略之大師注木

樂知之祝敵也是二器皆用木也卑陶謨云合止祝敵

注云祝狀如漆笏中有椎合之者投椎於其中

而撞之敵狀如狀虎背上刻之所以止鼓謂之

止釋樂云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敵謂之甄

郭璞云祝如漆笏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

今考作令常字誤沈校改 扣之今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敵

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鋸刻以木長尺櫟之

甄者其名也此等形狀蓋依漢之大予樂而知

之栢箕圍敵古今字耳

③ 簫編竹小管如漢時賣錫人所吹

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

是聽箋云既備者縣也棘也皆畢已也乃奏謂

樂作也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錫者所吹也管如

遂併而吹之

祝敵以
漢大予
樂知之
柎奠圍
敵古今
字

靴者春官小師注云靴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
傍耳還自擊是也祝木控圍楬者以樂記有控
楬之文與此祝圍為一故辨之言木控者明用
木為之言祝用木以木可知而略之大師注木
祝敵也是二器皆用木也舉陶謨云合止祝敵
注云祝狀如漆筓中有椎合之者投椎於其中
而撞之敵狀如狀虎背上刻之所以止鼓謂之
止釋樂云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敵謂之甄
郭璞云祝如漆筓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

有椎柄連底桐之今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敵
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鋸刻以木長尺櫟之
甄者其名也此等形狀蓋依漢之大予樂而知
之柎奠圍敵古今字耳

③ 簫編竹小管如漢時賣錫人所吹

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
是聽箋云既備者縣也棘也皆畢已也乃奏謂
樂作也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錫者所吹也管如
遂併而吹之

④三 簫有大小管數長短不同

郭璞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一名籟易通卦驗云簫長尺四寸風俗通云簫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其言管數長短不同蓋有大小故也要是編小竹管為之

⑤三 賣錫吹簫猶伍子胥吹簫乞食

⑥三 賣錫之人吹簫以自表也史記稱伍子胥鼓腹錫謂之吹簫乞食吳市亦為自表異也方言云錫謂之

凡飴謂下脫之字方字衍字本誤 餈凡飴謂錫關東方之通語也然

沈按及据孔疏按補

自食不食之類也

蕭當什管字本亦誤沈按改 樂官有簫併兩管吹

管如笛併而吹之謂並吹兩管也小師注云管如笛形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之是也

⑧三 冬魚性定春鮪新來故薦獻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

⑨三 大者為王鮪岫居其來有時

潛

④三 簫有大小管數長短不同

郭璞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
六管長尺二寸一名籟易通卦驗云簫長尺四
寸風俗通云簫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其言
管數長短不同蓋有大小故也要是編小竹管
為之

⑤三 賣錫吹簫猶伍子胥吹簫乞食

⑥三 賣錫之人吹簫以自表也史記稱伍子胥鼓腹
錫謂之吹簫乞食吳市亦為自表異也方言云錫謂之

張皇或
云滑饴
即飴

張皇或云滑饴凡飴謂錫關東方之通語也然
則錫者舖之類也

⑦三 漢大予樂官有簫併兩管吹

管如笛併而吹之謂並吹兩管也小師注云管
如笛形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之是也

⑧三 冬魚性定春鮪新來故薦獻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
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

⑨三 大者為王鮪岫居其來有時

潛

陸璣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
通下有字當作鮪沈字本誤
沈按据孔疏改
迥有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

穴也然則其來有時以春取而獻之明新來也
鮪當作鮪字本之誤沈按从孔疏
政正
白為王鮪小者為鮪鮪

多魚下脫漆沮二字字本同沈校補

沈云按書倒抄也下為補箋云二字
字本之脫

漆沮自幽歷岐周以至豐鎬以其
薦獻所取不宜遠於京邑故不言幽言岐周者
多魚岐周二水名也潛椽也猗

①四 鎬京去岐不遠故繫而言之其實此為潛之處
積柴養
魚曰涔
涔潛古
今字
當近京邑釋器云椽謂之涔李巡曰今以木投
水中養魚曰涔孫炎曰柴養魚曰涔郭璞曰今
之作椽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
隱因以簿圍捕取之椽字諸家作本米邊爾

雅作木邊積柴之義也然則椽用木不用米當
從木為正也涔潛古今字

雖

②四 鄭謂禘大於四時而小於禘毛不明言
雖禘大祖也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大

陸璣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湖通有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云王鮪岫居山穴為岫謂此穴也然則其來有時以春取而獻之明新來也陸璣又云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鮪鮪

⑭漆沮自豳歷岐周歷豐鎬毛唯言岐周猗與漆沮潛有多魚岐周二水名也潛溙也猗嘆美正義曰漆沮自豳歷岐周以至豐鎬以其薦獻所取不宜遠於京邑故不言豳言岐周者

⑭積柴養魚曰涔
涔潛古今字

鎬京去岐不遠故繫而言之其實此為潛之處當近京邑釋器云溙謂之涔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涔孫炎曰柴養魚曰涔郭璞曰今之作溙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溙圍捕取之溙字諸家作本米邊爾雅作木邊積柴之義也然則溙用木不用米當從木為正也涔潛古今字

雖

⑭鄭謂禘大於四時而小於禘毛不明言雖禘大祖也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大

沈云按毛於上嘗補凶義曰三字宗

本同 於禘禘其言不明唯闕宮傳曰

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然則天子亦有

一禘下脫也字宗本同沈按補凶十二月崩其明年周公攝政稱

政五年 禘四年春禘蓋此明也若復五年則成王即政

之年頌之大例皆是元年前事此不應獨在五

年禘時也鄭以武王十二月崩成王三年二月

禘周公避流言而出明年春禘於時周公未反

沈按云不能孔疏休不得今仍當本不能為此頌也又明年周公反而

居攝是元為年至三年而禘五年禘常禘當以

夏此則攝政五年之夏禘也然則此禘毛以春

鄭以夏又不同

皇考稱文武文王亦可稱大祖

維下脫后字字宗本同沈按以孔疏補乃又言文武維是此皇考為天下

祭文王 而不諱 克昌猶 文王也文王雖不得為始祖可以為大祖也若

之人日月也后稷若是后稷則身非天子不得

言維后也大祖謂祖之大者既非后稷明知謂

文王也文王雖不得為始祖可以為大祖也若

克昌猶 文王也文王雖不得為始祖可以為大祖也若

毛詩要義卷九中

九

三四

疏推鄭意謂此

周公攝政五年夏禘

祖謂文王也毛於禘祫其言不明唯閔宮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祫秋祫則不嘗然則天子亦有禘祫禘祫者皆殷祭蓋亦如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武王以周十二月崩其明年周公攝政稱元年十二月小祥二年十二月大祥三年二月禘四年春禘蓋此明也若復五年則成王即政之年頌之大例皆是元年前事此不應獨在五年禘時也鄭以武王十二月崩成王三年二月禘周公避流言而出明年春禘於時周公未反

時非太平必不能為此頌也又明年周公反而居攝是元為年至三年而祫五年禘常禘當以夏此則攝政五年之夏禘也然則此禘毛以春鄭以夏又不同

四四

皇考稱文武文王亦可稱大祖

五四

祭文王而不諱克昌猶

經云假哉皇考又言文武維是此皇考為天下之人后明非后稷若是后稷則身非天子不得言維后也大祖謂祖之大者既非后稷明知謂文王也文王雖不得為始祖可以為大祖也若

發 烝民爰

此祭文王則於禮當諱而經云克昌厥後者以此詩自是四海之人歌頌之聲本非廟中之事故其辭不為廟諱及採得之後即為經典詩書不諱故無嫌耳烝民云四方爰發亦此類也

⑥四 父祖皆得稱皇考

閔予小子皇考與皇祖相對故知皇考為武王此則下有烈考為武王故知皇考為文王考者成德之名可以通其父祖故也祭法云父曰考祖父曰王考曾祖曰皇考此與閔予小子非曾祖亦云皇考者以其散文取尊君之義故父祖皆得稱之

載見

⑦四 載見美諸侯始朝旂和鈴革有光

毛以為諸侯始來朝而見君主作者美而述之曰此等皆能自求其章謂能內修諸己自求車服禮儀文章使不失法度以此之故其所建交龍之旂陽陽然而有文章其在軾之和與旂上之鈴央央然而有音聲又以倮皮為轡首之革其末以金為飾有鎗然而美此旂和鈴革如是

昭考謂明德考武王

休然盛壯而有顯光是能自求文章故無所不美也既能朝見以禮至於祭時伯又率之以見於明德之考謂令入武王之廟使之助祭以致孝之事以獻祭祀之禮以光大我王使得秀眉之壽又敘諸侯之意言此孝享介壽之道長我諸侯能安而行之使我君成王得衆多之福也是光明文章之君公能得禮如是我昭考之神乃安此諸侯以多福使之皆有光明之德以至於大大謂令傳世無窮長為君國也鄭以介

為助辟公謂百辟與諸侯俾緝熙於純嘏謂使之皆光明於大嘏之意唯此為異餘同

祝以福慶告曰嘏天子諸侯曰大嘏

禮運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是謂大嘏案特牲少牢皆祝以福慶之言告主人謂之嘏故知禮運大嘏是天子受福魯頌曰天錫公純嘏是諸侯亦為大嘏也

有客

微子始封宋今命為殷後來朝見

微采地名微子啟紂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於

宋因命之封為宋公代殷後承湯祀是也彼言作微子之命所由微子先封於宋但未得為殷後耳於此時命為宋公故作此命辭或召來命之或遣使就命史傳無文未可知也要是既受命乃來朝而見也

①五 微子來見周人愛而繫留之

毛以為微子來至京師為周人所愛故述而歌之言我周家今有承先代之客此客亦如我周自乘所尚而白其馬其來則有萋萋然有且且

然言能慎威儀盡心力於其事也身既如此又

敦字字存俱缺

共從行之徒旅言選擇從者如敦琢玉然

故下脫為宗字

復一信至已多日可以去矣我周

此校補

人授之繫糾以絆其馬愛而留之不欲使去也

至於將去王始言餞送之左右之臣又從而安樂之謂與之餞燕厚之無已又歎美微子得為王者之後用其正朔行其禮樂既有大法則矣

沈云按此異字平易字宗本誤同

福則又甚異言有德故易福鄭唯

宋因命之封為宋公代殷後承湯祀是也彼言作微子之命所由微子先封於宋但未得為殷後耳於此時命為宋公故作此命辭或召來命之或遣使就命史傳無文未可知也要是既受命乃來朝而見也

①五 微子來見周人愛而繫留之

毛以為微子來至京師為周人所愛故述而歌之言我周家今有承先代之客此客亦如我周自乘所尚而白其馬其來則有萋萋然有且且

然言能慎威儀盡心力於其事也身既如此又敦琢其從行之徒旅言選擇從者如敦琢玉然是從者皆賢故周人所愛有客已一宿又一宿有客經一信復一信至已多日可以去矣我周人授之繫絆以絆其馬愛而留之不欲使去也至於將去王始言餞送之左右之臣又從而安樂之謂與之餞燕厚之無已又歎美微子得為王者之後用其正朔行其禮樂既有大法則矣神明降與之福則又甚異言有德故易福鄭唯

易嘗休異字本誤沈校改武庚為易餘同白馬武庚所當乘
乃叛而諉之不肖之甚今微子亦乘殷之白馬
不應乘而得乘之獨賢而見尊異故丁寧而美
大之言亦者駁武庚之惡而反以美之

二五敦琢其旅謂選擇徒旅敦雕古今字

旅是從者之眾敦琢治玉之名人而言敦琢故
為選擇明尊其所往故擇卿大夫之賢者與之
朝王釋器云玉謂之雕又云玉謂之琢是雕琢

沾下脱玉字字本同沈据孔疏補雕古今字

三五古之朝聘不止一旬而反

古之朝聘留停數日不可得而詳易豐卦初九
遇其配主雖旬無咎注云初修禮上朝四四以
匹敵恩厚待之雖留十日不為咎正以十日者
朝聘之禮止於主國以為限聘禮畢歸大禮曰
旬而稍旬之外為稍久留非常如鄭此言似諸
侯之朝鄰國其留以十日為限案春秋相朝動
經時月雖復亂世之法正禮亦應當然又聘禮

曰當休日字本誤沈校据儀禮夫人歸禮既致饗則旬而稍於
改正

亦白其馬亦武庚為易餘同白馬武庚所當乘
乃叛而誅之不肖之甚今微子亦乘殷之白馬
不應乘而得乘之獨賢而見尊異故丁寧而美
大之言亦者駁武庚之惡而反以美之

②五 敦琢其旅謂選擇徒旅敦雕古今字

旅是從者之衆敦琢治玉之名人而言敦琢故
為選擇明尊其所往故擇卿大夫之賢者與之
朝王釋器云玉謂之雕又云玉謂之琢是雕琢
皆治之名敦雕古今字

③五 古之朝聘不止一旬而反

古之朝聘留停數日不可得而詳易豐卦初九
遇其配主雖旬無咎注云初修禮上朝四四以
匹敵恩厚待之雖留十日不為咎正以十日者
朝聘之禮止於主國以為限聘禮畢歸大禮曰
旬而稍旬之外為稍久留非常如鄭此言似諸
侯之朝鄰國其留以十日為限案春秋相朝動
經時月雖復亂世之法正禮亦應當然又聘禮
曰致饗明日夕夫人歸禮既致饗則旬而稍於

侯下脫
疏補

朝字字本同此據孔

必待助祭祭前齋齋猶十日明非

大禮之後每旬而稍稍供其芻秣亦非一旬即
一旬而反但鄭以雖旬之言故云十日為限不
必從來至去唯十日也

武

④五 周公攝政六年時作大武之樂

武奏大武也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正義曰
武詩者奏大武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之
時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於廟
奏之詩人觀其奏而思武功故述其事而作此

歌焉

⑤五 文王克開厥後故嗣武勝殷遏劉

毛以為於乎可美而君哉者武王也此武王可

⑥六 謂無彊乎維其克商之功業言克商之功業實

最為彊也所以能致此業而得為彊者由於信

者定爾
功鄭謂
不汲汲
有文德者之文王以聖德受命能開其後世子

孫之基緒故武王繼嗣其迹而受之謂復受天

命以伐紂勝此殷家止其殺人之害以致安定

汝武王之大功其盛業如此故象而制樂是以

誅紂老
乃定功

大禮之後每旬而稍稍供其芻秣亦非一旬即歸且諸侯王必待助祭祭前齋齋猶十日明非一旬而反但鄭以雖旬之言故云十日為限不必從來至去唯十日也

武

四五 周公攝政六年時作大武之樂

武奏大武也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正義曰武詩者奏大武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之時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於廟奏之詩人覩其奏而思武功故述其事而作此

歌焉

五五 文王克開厥後故嗣武勝殷遏劉

毛以為於乎可美而君哉者武王也此武王可

六五 謂無彊乎維其克商之功業言克商之功業實

最為彊也所以能致此業而得為彊者由於信

有文德者之文王以聖德受命能開其後世子

孫之基緒故武王繼嗣其迹而受之謂復受天

命以伐紂勝此殷家止其殺人之害以致安定

汝武王之大功其盛業如此故象而制樂是以

者定爾
功鄭謂
不及汲
誅紂老
乃定功

美而歌之鄭下三句為異言嗣子武王受其業而行之舉兵伐紂勝殷而止其殺人至年老乃定汝之大功言不汲汲誅紂是其功業之盛故作樂象之

毛詩要義卷第十九中

毛詩要義卷第十九下周頌閔予小子至般

①閔予等詩毛鄭釋成王即政不同

正義曰閔予小子詩者嗣王朝於廟之樂歌也朝廟早晚毛無其說毛無避居之事此朝廟事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即已攝政成王未得朝廟且又無政可謀此欲夙夜敬慎繼續先緒必非居攝之年也王肅此篇為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毛意或當然也此及小毖四篇俱言嗣王文勢相類則毛意俱為攝政之後

慎字字本缺未詳

成王嗣位之初有此事詩人當即歌之也鄭以為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則是成王年十三周公未居攝也於是之時成王朝廟自言敬慎思繼先緒訪落與羣臣共謀敬之則羣臣進戒文相應和事在一時則俱是未攝之前後至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為此歌也小毖言懲罰主寺則是歸政之後元年之事

之事故稱小子

曲禮稱天子在喪曰予小子若已除喪當為吉

③稱而經言小子在疚為喪中辭者以其服雖除

在喪即去喪日近又序其在喪之事故仍同喪稱言將

政鄭謂始即政者始欲即政先朝於廟既朝而即聽政

必以朝故言將也烈文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

享之禮告嗣位祭祖考者告嗣位然則除喪朝廟亦用朝享之

述上王字考作主字本之誤沈校小不言祭者以作者主述王言其

政以畧而言朝則祭可知

④成王始朝廟悼傷遭家之不成

毛以為成王將蒞政而朝於廟乃追悼於已過

成王嗣位之初有此事詩人當即歌之也鄭以
為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則是成王年十
三周公未居攝之於是之時成王朝廟自言敬
慎思繼先緒訪落與羣臣共謀敬之則羣臣進
戒文相應和事在一時則俱是未攝之前後至
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為此歌也小毖言懲
創往時則是歸政之後元年之事

② 追叙在喪之事故稱小子

曲禮稱天子在喪曰予小子若已除喪當為吉

③

稱而經言小子在疚為喪中辭者以其服雖除
在喪即去喪日近又序其在喪之事故仍同喪稱言將
政鄭謂必以朝
享之禮
告嗣位
祭祖考者告嗣位然則除喪朝廟亦用朝享之
禮祭於廟矣序不言祭者以作者主述王言其
意不在於祭故畧而言朝則祭可知

④ 成王始朝廟悼傷遭家之不成

毛以為成王將涖政而朝於廟乃追悼於已過

欲自強於未然故感傷而言鄭以為周公未攝
之前成王因朝廟而感傷言曰可悼傷乎我小
子耳今遭此家道之不成唯此為異餘同孫毓
云傳以閔為病以造訓為雖義不異於辟不便
箋說為長

訪落

⑤成王訪落謀廟羣臣告以昭考之道

毛以為成王始即王政恐不能繼聖父之業故於廟
中與羣臣謀事汝等當謀我始即政之事羣臣
對王曰當循是明德之考令效武王所施而為

之王又謙而答之曰於乎可嗟歎也此昭考之

之懸上脫一玄字字多同阮校補

以我之懸絕未有等數言其遠不

可及不能循之汝若將我就之使我繼此先人
之業則先人之道乃分散而去矣言已之才不
足以繼之也鄭唯繼猶判渙謂繼續其業圖我
所失分散者而收斂之未堪家多難謂年幼未
堪以此為異

敬之

⑥鄭以命不易為不變易日監近在此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

欲自強於未然故感傷而言鄭以為周公未攝
之前成王因朝廟而感傷言曰可悼傷乎我小
子耳今遭此家道之不成唯此為異餘同孫毓
云傳以閔為病以造訓為雖義不異於辟不便
箋說為長

訪落

⑤成王訪落謀廟羣臣告以昭考之道

毛以為成王始即王政恐不能繼聖父之業故於廟
中與羣臣謀事汝等當謀我始即政之事羣臣
對王曰當循是明德之考令效武王所施而為
之王又謙而答之曰於乎可嗟歎也此昭考之
道悠悠至遠哉我之懸絕未有等數言其遠不
可及不能循之汝若將我就之使我繼此先人
之業則先人之道乃分散而去矣言已之才不
足以繼之也鄭唯繼猶判渙謂繼續其業圖我
所失分散者而收斂之未堪家多難謂年幼未
堪以此為異

敬之

⑥鄭以命不易為不變易日監近在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

陟降厥士日監在茲顯見士事也箋云顯光監視也羣臣見王謀即政之事故因時戒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乃光明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易也無謂天高又高在上遠人而不畏也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所行日月瞻視近在也

⑦佛訓大仔肩訓克鄭訓弼訓任

符弗反上缺一佛字其上缺一仔音二字沈校从注疏音義補

言云將送也孫炎曰將行之送是將亦行之義故為行也以光之照耀所及廣遠故以光為

⑧

廣佛之為大其義未聞釋詁云肩克也直以肩仔肩共為克耳傳言仔肩克也則二字共訓為克猶權訓任訓與之為始箋亦云仔肩任也雖所訓不同亦二克猶權與為始

輔弼之弼時是釋詁文釋詁云肩勝也即堪任之義故為任也身方學之未堪為政故輔弼是任示導我以顯明之德行欲使輔弼之人示語已也

小毖

⑨小毖言謹於小成王初政求助之樂歌

陟降厥士日監在茲顯見士事也箋云顯光監視也羣臣見王謀即政之事故因時戒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乃光明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易也無謂天高又高在上遠人而不畏也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所行日月瞻視近在也

⑦佛訓大仔肩訓克鄭訓弼訓任

釋言云將送也孫炎曰將行之送是將亦行之義故為行也以光之照耀所及廣遠故以光為

符弗
反茲

⑧

廣佛之為大其義未聞釋詁云肩克也直以肩仔肩共為克耳傳言仔肩克也則二字共訓為克猶權

訓任訓

克猶權

輿為始

字共義釋詁云緝熙光也故為光明鄭讀佛為輔弼之弼時是釋詁文釋詁云肩勝也即堪任之義故為任也身方學之未堪為政故輔弼是任示導我以顯明之德行欲使輔弼之人示語已也

小毖

⑨小毖言謹於小成王初政求助之樂歌

小毖嗣王求助也。毖慎也。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不慎後為禍大。故成王求忠臣早輔助已。為政以救患難。正義曰：小毖詩者，嗣王求助之。頌之大樂歌也。謂周公歸政之後，成王初始嗣位，因祭。例由神明而興。

經言創艾往過戒慎將來是求助之事也。毛以上三篇亦為歸政後事於訪落言謀於廟則進戒求助亦在廟中與上一時之事。鄭以上三篇居攝之前此在歸政之後。然而頌之大例皆由

神明而興此蓋亦因祭在廟而求助也。

莽 普經反

① 莽蜂訓摩曳辛螫言苦毒

螫 音釋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莽蜂自求辛螫毖慎也。

拚 芳煩反

莽蜂摩曳也。箋云懲艾也。始者管叔及其羣弟

摩 尺制反 本

流言於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至後三監叛而

掣 又作

作亂周公以王命舉兵誅之。歷年乃已。故今周

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也。曰我

其創艾於往時矣。畏慎後復有禍難羣臣小人

無敢我摩曳。謂為譎詐誑欺不可信也。女如是

此卷中上注者曰上皆作之字凡○俱作方格之害耳謂將有刑誅毛以為

謂成王時言管蔡始則讒毀周公後遂舉兵誅叛逆是

懲管蔡積小成大言後有此類當小即誅之勿使至大

事謹於又言求助之意以我才智淺薄未任獨當國家

微

集上有字管休又字奉上誤事恐我有集止於患難似蓼菜之辛苦

然鄭於下四句文勢大同屬意小異言已所以

列於主寺者往始之時信以管蔡之讒為小如

沈按云仄字本之休仄者是及字錢缺不即誅之反叛時作亂為王室大

患如桃蟲翻然而飛維為大鳥矣於時我年幼

少未任統理國家眾難成之事故使周公攝政

即有三監及淮夷作亂使我又會於辛苦皆由

沈云慎當休慎字本之誤今从孔疏臨正使然

③ 蚘蜂或作粵峯王孫為善鄭為惡

釋訓云孫炎曰謂相掣曳入於惡也彼作粵峯

古今字耳王肅云以言才薄莫之藩援則自得

辛毒孫毓云羣臣無肯牽引扶助我我則自得

一家以蚘蜂為掣曳為善自求為

沈云蚘當作蚘字本之誤今从阮刊本誤

①

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謂將有刑誅毛以為
 謂成王毛鄭皆成王即政求助於羣臣告之云我其懲創於往
 時言管蔡始則讒毀周公後遂舉兵誅叛逆是
 懲管蔡懲管蔡積小成大言後有此類當小即誅之勿使至大
 事謹於事謹於又言求助之意以我才智淺薄未任獨當國家
 微多難之事恐我有集止於患難似蓼菜之辛苦

然鄭於下四句文勢大同屬意小異言已所以
 創於往時者往始之時信以管蔡之讒為小如
 彼桃蟲耳故不即誅之反叛時作亂為王室大
 患如桃蟲翻然而飛維為大鳥矣於時我年幼
 少未任統理國家衆難成之事故使周公攝政
 即有三監及淮夷作亂使我又會於辛苦皆由
 不慎其小以致使然

③ 莽蜂或作粵蜂王孫為善鄭為惡

釋訓云孫炎曰謂相掣曳入於惡也彼作粵蜂
 古今字耳王肅云以言才薄莫之藩援則自得
 辛毒孫毓云羣臣無肯牽引扶助我我則自得
 辛螫之毒此二家以蟒蜂為掣曳為善自求為

王身自求案傳本無此意故同之鄭說

④疏釋箋意箋此周公自東反居攝稱元年

成王年十五周公自東都反而居攝稱元年其
年即舉兵東伐至二年滅殷三年踐奄叛逆之
事始得平定是歷年乃已也既創法往時畏慎
後禍恐其將復如是故戒羣臣小子無敢掣曳
我也

⑤此鳥小鳥今鷦鷯其雛化為鷦

鷦者什鷦字亦誤沈按从孔既改其雌鷦舍人曰桃蟲名鷦其雌
正下同

名鷦郭璞曰鷦鷯桃雀也俗名巧婦鷦鷯小鳥
而生鷦鷯者也陸璣疏云今鷦鷯是也微小於

⑥題肩鷹黃雀其雛化而為鷦故俗語鷦鷯生鷦言始小

之別名與鷦惡聲鳥異終大箋又言鷦之所為鳥題肩或曰鷦皆惡聲

鄭非之鳥定本集注皆云或曰鷦皆惡鳥也案月令

季冬云征鳥厲疾注云征鳥題肩齊人謂之擊

則上脫然字字亦同沈按補題肩是鷹之別名與鷦不類鷦是

惡聲之鳥鷹非惡聲不得云皆惡聲之鳥也說
文云鷦鷯桃蟲也郭璞云桃蟲巧婦也方言說

王身自求案傳本無此意故同之鄭說

④疏釋箋意箋此周公自東反居攝稱元年成王年十五周公自東都反而居攝稱元年其年即舉兵東伐至二年滅殷三年踐奄叛逆之事始得平定是歷年乃已也既創法往時畏慎後禍恐其將復如是故戒羣臣小子無敢掣曳我也

⑤桃蟲小鳥今鷦鷯其雛化為鷦

釋鳥云桃蟲鷦其雛鷦舍人曰桃蟲名鷦其雛

名鷦郭璞曰鷦鷯桃雀也俗名巧婦鷦鷯小鳥而生鷦鷯者也陸璣疏云今鷦鷯是也微小於

題肩鷹之別名與鷦鷯聲鳥異鄭非

黃雀其雛化而為鷦故俗語鷦鷯生鷦言始小終大箋又言鷦之所為鳥題肩或曰鷦皆惡聲之鳥定本集注皆云或曰鷦皆惡鳥也案月令季冬云征鳥厲疾注云征鳥題肩齊人謂之擊征或曰鷦則題肩是鷦之別名與鷦不類鷦是惡聲之鳥鷦非惡聲不得云皆惡聲之鳥也說文云鷦鷯桃蟲也郭璞云桃蟲巧婦也方言說

④

多以鶴為巧婦與題肩又不類

巧婦之名自關而東謂之桑飛或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或謂之女匠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鞞雀郭璞注云即鶴鵙是也諸儒皆以鶴為巧婦與題肩又不類也今箋以鶴與題肩及鵙三者為一其義未詳且言鶴之為鳥題肩事亦不知所出遺諸後賢

⑤上拚飛謂長惡此集蓼謂會于辛苦

既已多難又會辛苦故王肅云非徒多難而已又多辛苦是說將來之事對多難為文蓼辛苦

之菜上以翻飛為喻謂長惡使成此云又集于蓼謂逢其叛逆故上箋言管蔡此箋言三監猶是一事但指意有先後耳言三監及淮夷之難者淮夷之叛亦三監使然故連言之也

載芟

⑥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之樂歌

正義曰載芟詩者春籍田而祈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王者於春時親耕籍田以勸農業又祈求社稷使獲其年豐歲稔詩人述其豐熟之事而為此歌焉經陳下民樂治田業

收獲弘多釀為酒醴用以祭祀是由王者耕藉田祈社稷勸之使然

①鄭以籍田為借民漢書注典籍之田

每耕人數如周語其推之數如月令天官序云甸師下士一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其職云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注云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芋終之是借民者謂借此甸師之徒也王者役人自是常事而謂之借者言此田耕耨皆當王親為之但以聽

②

籍田之意取醴酪盛以共之

政治民有所不暇故借人之力以為己功是以謂之借也漢書孝文元年開藉田應劭曰藉田千畝典籍之田臣瓚案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率天下先本不得以假借為稱而鄭以為借民力者凡言典籍者謂作事設法書而記之或

耕上脱一歲字字本同沈按補

况為典法此藉田在於公地歲耕

豈此乃當時之事何故以籍為名若以事載典籍即名藉田則天下之事無非籍矣何獨於此

即云上脱言字字本同沈按補

一親耕之即云不得假借豈藉田

毛詩要義卷下
收獲弘多釀為酒醴用以祭祀是由王者耕藉田祈社稷勸之使然

①鄭以藉田為借民漢書注典籍之田

每耕人數如周語其推之數如月令天官序云甸師下士一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其職云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注云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芋終之是借民者謂借此甸師之徒也王者役人自是常事而謂之借者言此田耕耨皆當王親為之但以聽

政治民有所不暇故借人之力以為己功是以謂之借也漢書孝文元年開藉田應劭曰藉田

千畝典籍之田臣瓚案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

意取醴桑率天下先本不得以假借為稱而鄭以為借

酪盞盛

以供祭

祀

民力者凡言典籍者謂作事設法書而記之或復追述前言號為典法此藉田在於公地歲耕墾此乃當時之事何故以藉為名若以事載典籍即名藉田則天下之事無非藉矣何獨於此偏得藉名瓚見親耕之即云不得假借豈藉田

千畝皆天子親耕之乎祭義云天子為藉千畝躬秉耒耜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齋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是說藉田之意也

三此始言芸播盡力耒祭祀獲福

沈氏云按今年祈上其字疑衍

以王之時耕籍以勸下民其祈社

而求穀實故其時之民樂治田業於是始芟其所田之草始柞其所田之木待其土氣烝達然後耕之其耕則澤澤然土皆解散又二人相對者有千耦之人其皆芸除此所芟柞草木之根

噴勑感
反

株也其耘之時或往之隰或往之畛其所往之人維為主之家長維處伯之長子維次長之仲叔維眾之子弟維強力之兼士維所以傭賃之人此等俱往畛隰芸除草木盡家之眾皆服作勞有噴然而眾其來饗饋之人即其婦之與士也此農人不以其身為苦乃謂饗已為勞思逆而媚其行饗之婦有愛其從來子弟是王化之深務農之至也此農人既去草木根株有略然而利者其所用之耜以此利耜始事於南畝之

千畝皆天子親耕之乎祭義云天子爲藉千畝躬秉耒耜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齋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是說藉田之意也

②此始言芸播盡力末祭祀獲福

毛以爲周公成王之時耕籍以勸下民其祈社而求穀實故其時之民樂治田業於是始芟其所田之草始柞其所田之木待其土氣烝達然後耕之其耕則澤澤然土皆解散又二人相對者有千耦之人其皆芸除此所芟柞草木之根

噴
反勑感

株也其耘之時或往之隰或往之畛其所往之人維爲主之家長維處伯之長子維次長之仲叔維衆之子弟維強力之兼士維所以傭賃之人此等俱往畛隰芸除草木盡家之衆皆服作勞有噴然而衆其來饗饋之人即其婦之與士也此農人不以其身爲苦乃謂饗已爲勞思逆而媚其行饗之婦有愛其從來子弟是王化之深務農之至也此農人既去草木根株有略然而利者其所用之耜以此利耜始事於南畝之

獲芻作獲字本之誤沈校改

中以種其百衆之穀此穀之種實皆含此當生
 之活氣故從土中驛驛然其鑽土以射出其土
 也乃有厭然而特茂者其傑立之苗也厭厭然
 而長大者其齊等之苗也於是農人則緜緜然
 以此至於大熟則獲刈之濟濟
 然穗衆而難進有成實而多者其此民之積聚
 也乃有萬與億而及秭言其多無數也天下豐
 熟而北在上稅而取之以為三種之酒以為五
 子字本之作于蓋涉予字形似之為
 沈校改曰
 九祖先妣又以會洽聚其百衆之

禮而為祭祀此所為之酒醴有飶然其氣芬香
 用之以祭祀為鬼神所饗為我國家之光榮也
 此所為之酒醴有如椒之馨香用之以祭祀為
 鬼神降福則得年壽與成德之安寧也

三二 鄭倣載為熾菑烝畀以下分賓祭

沈校云按分賓祭標題此條及而中之下有
 引孔疏祇有賓未及祭蓋祭即上條末
 有以樹之馨香云故不復引
 畀祖妣為祭祀之禮以事宗廟

以洽百禮為饗燕之禮以待賓客此言二禮又
 反而申之言此所為之酒醴有飶然其氣芬香

中以種其百衆之穀此穀之種實皆含此當生之活氣故從土中驛驛然其鑽土以射出其土也乃有厭然而特茂者其傑立之苗也厭厭然而長大者其齊等之苗也於是農人則縣縣然用其力庶芸之以此至於大熟則獲刈之濟濟然穗衆而難進有成實而多者其此民之積聚也乃有萬與億而及秭言其多無數也天下豐熟而此在上稅而取之以為三種之酒以為五齊之醴進于先祖先妣又以會洽聚其百衆之禮而為祭祀此所為之酒醴有飶然其氣芬香用之以祭祀為鬼神所饗為我國家之光榮也此所為之酒醴有如椒之馨香用之以祭祀為鬼神降福則得年壽與成德之安寧也

三三 鄭倣載為熾菑烝畀以下分賓祭

鄭以倣載為熾菑熾然入地而菑殺其草於南畝之中又以烝畀祖妣為祭祀之禮以事宗廟以洽百禮為饗燕之禮以待賓客此言二禮又反而申之言此所為之酒醴有飶然其氣芬香

用之以饗燕賓客為賓所悅為我國家光榮也

間嘗作閭字亦誤沈按改

禮彊予侯以即閭民

上注間之嘗作閭

彊有餘力大詐其人強壯治一夫之田仍有餘力

⑤

能佐助他事者也周禮日以彊予任民地官遂

漢時有人文彼注云彊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引之

備力周以登彊有餘力彼民作眚注云變民言眚異外

沈按云字亦誤衍下一字今按

是一故以民言之以謂閑民今

以謂上一字當是板行初本有誤

時備賃者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九曰閑民無

常職轉移職事鄭司農云閑民謂無事業者轉

移為人執事若今時傭力也是有以此傭力隨

主人所東西故稱以也僖二十六年左傳曰凡

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即東西也彼雖為師發

例要以者任其東西故引之以證此太平之世

而得有閑民者人之才度等級不同自有不能

存立必為人所役者聖人順而任之

⑥ 其耕澤澤言土膏釋釋然解散

周語說將耕之事云陽氣俱烝土膏其動韋昭

云烝升也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注云

用之以饗燕賓客為賓所悅為我國家光榮也

④二 侯彊即周禮彊予侯以即閭民

⑤二

漢時有人文彼注云彊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引之
備力周時而亦有閭民

彊有餘力謂其人強壯治一夫之田仍有餘力能佐助他事者也周禮曰以彊予任民地官遂以證彊有餘力彼民作忙注云變民言忙異外內也然則忙民是一故以民言之以謂閑民今時傭賃者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九曰閑民無常職轉移職事鄭司農云閑民謂無事業者轉

移為人執事若今時傭力也是有以此傭力隨主人所東西故稱以也僖二十六年左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即東西也彼雖為師發例要以者任其東西故引之以證此太平之世而得有閑民者人之才度等級不同自有不能存立必為人所役者聖人順而任之

⑥二 其耕澤澤言土膏釋釋然解散

周語說將耕之事云陽氣俱烝土膏其動韋昭云烝升也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注云

此陽氣烝達可耕之候然則土氣烝達者謂陽氣升上達出於是耕之故土得釋釋然而散也釋訓云釋釋耕也舍人曰釋釋猶藿藿解散之意言輩作者合家盡行輩輩俱作言趨時也

⑦三 有依其士士謂子弟行饁者

士者男子之稱而不在耕芸之中宜是幼者行饁故為子弟此經言有嗆其饁以目之婦士俱是行饁之人七月云同我婦子子即此之士也

⑧三 厭厭衆苗齊等緜緜庶芸不息

有厭其傑言苗傑然特美也箋申特美之意故云先長者傑既是先長明厭厭其餘衆苗齊等者庶是芸之別名緜緜是庶之貌釋訓云緜緜庶也孫炎曰緜緜言詳密也郭璞曰芸不息也王肅云芸者其衆緜緜然不絕也

⑨二 穫刈言濟濟必舉動安舒

在田穫刈不得有濟濟之容但容止濟濟者必舉動安舒

⑩三 詩言以洽百禮者三鄭皆觀文為義

用酒醴者祭祀以外唯饗燕耳故言謂饗燕之屬賓之初筵與豐年皆有以洽百禮之文與此同而賓之初筵其文之下即云有壬有林林謂諸侯之君故箋以為合見百國所獻之禮豐年止言報祭無饗燕之義故箋不為說皆觀文為義故三者皆異毛既無饗燕之言明皆據祭祀與鄭不同

①胡考猶言胡考胡為壽

胡考之寧椒猶餽也胡壽也考成也箋云寧安

沈按云按書例僖上當有正義曰左傳曰雖及胡考周書諡法保三字今補

且考之曰古古為壽也

②匪且有且匪今斯今言報應疾

有天下者主於敬待神人接之以禮則人神慶悅至誠感物祥瑞必臻故知非且有且非今斯嘉慶禎祥之事非謂其有而已有之以言

報應之疾也且實語助但今謂今時則且亦今時其實是一作者美其事而丁寧重言之耳

良報 ③經是十月後事而序言秋報

用酒醴者祭祀以外唯饗燕耳故言謂饗燕之屬賓之初筵與豐年皆有以洽百禮之文與此同而賓之初筵其文之下即云有壬有林林謂諸侯之君故箋以為合見百國所獻之禮豐年止言報祭無饗燕之義故箋不為說皆觀文為義故三者皆異毛既無饗燕之言明皆據祭祀與鄭不同

①胡考猶言胡者胡為壽

胡考之寧椒猶餽也胡壽也考成也箋云寧安也僖二十二年左傳曰雖及胡者周書諡法保民者艾曰胡胡為壽也

②匪且有且匪今斯今言報應疾

有天下者主於敬待神人接之以禮則人神慶悅至誠感物祥瑞必臻故知非且有且非今斯今謂嘉慶禎祥之事非謂其有而已有之以言報應之疾也且實語助但今謂今時則且亦今時其實是一作者美其事而丁寧重言之耳

良報

③經是十月後事而序言秋報

正義曰良耜詩者秋報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年穀豐稔以為由社稷之所祐經言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乃是場功畢入當十月之後而得言秋報者作者先陳人事使畢然後言其報祭其實報祭在秋寧止在冬也本或秋下有冬衍字

④三 始事南畝中開百室末報社續古

毛以為農人以畎畝然利及善耜始事於南畝而耕之種其百衆之穀其實皆合此當時生之氣故生而漸長農人事而芸之於是有來視汝之農人者載其方筐及其圓筥其筐筥所盛以饌者維是黍也既饌到田見其農夫所戴之笠維糾然其田器之鑄以此趙而刺地以薅去荼蓼之草其荼蓼之草既朽敗止黍稷乃茂盛止及其成熟乃穫刈之捭捭然為聲既穫訖乃積聚之粟粟然衆多所積聚者其大如城雉之峻壯其比迫如櫛齒之相次既蹂踐而治之則以開百室一時而納之於是百室皆盈滿而多穀

禮下既牲字字年同既在从孔既搏之牲有抹然者此牲之角用

粟止婦子皆不行而安寧止天下大熟民安如此牲以報祭社稷所以報祭之者以嗣繼其先歲復求有豐年以續接其往歲復得以養人又求良善司嗇以續古昔之人庶其常勤勸農常得豐年也鄭唯做載為熾蓄為異餘同

⑤三 趙謂以鑄刺地茶陸穢蓼水草

其鑄斯趙則趙是用鑄之事鑄是鋤類故趙為刺地也王肅云茶陸穢蓼水草然則所由田有

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

⑥三 黍貴稷賤豐年雖賤者猶食黍

筐筥之下即云饗黍故知筐筥所以盛黍也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禮食有黍明黍是貴也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為忌日貶而用稷是為賤也賤者當食稷耳故云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

⑦三 開百室謂四閭之族同時納穀

一族同時納穀親親也百室者出必共澗間而

粟止婦子皆不行而安寧止天下大熟民安如
此國家乃殺是搏之牲有捄然者此牲之角用
此牲以報祭社稷所以報祭之者以嗣繼其先
歲復求有豐年以續接其往歲復得以養人又
求良善司嗇以續古昔之人庶其常勤勸農常
得豐年也鄭唯倣載為熾蓄為異餘同

⑤三 趙謂以鑄刺地茶陸穢蓼水草

其鑄斯趙則趙是用鑄之事鑄是鋤類故趙為
刺地也王肅云茶陸穢蓼水草然則所由田有
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

⑥三 黍貴稷賤豐年雖賤者猶食黍

筐筥之下即云饗黍故知筐筥所以盛黍也少
牢特牲大夫士之祭禮食有黍明黍是貴也玉
藻云子卯稷食菜羹為忌日貶而用稷是為賤
也賤者當食稷耳故云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
黍

⑦三 開百室謂四閭之族同時納穀

一族同時納穀親親也百室者出必共澗間而

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釀之歡正義
 ⑧ 曰周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是百室
 一族共為一族於六鄉則一族於六遂則一鄰是鄭以
 洫同居鄉尊於遂故舉鄉言耳上篇言千耦此篇言百
 室雖未必一人作而其文千百不同故解其
 意千耦其芸輩作者尚衆故舉多言也一族同
 時納穀見聚居者相親故舉少言也又解族黨
 州鄉皆為聚屬獨以百室為親親之意由百室
 出必共洫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同祭
 酺合釀之歡也故偏言之也遂人云百夫有洫
 故知百室共洫間而耕彼注云百夫一鄰之田
 為六遂之法族在六鄉而引彼者小司徒注云
 古書酺鄉之田制與遂同故得舉鄰之制以言族也祭
 酺者族師職云春秋祭酺注云酺者為人物災
 害之神也古書酺為步因此祭酺聚錢飲酒故
 後世聽民聚飲皆謂之酺漢書每有嘉慶令民
 大酺五日是其事也

為步漢
 有嘉慶
 即賜大
 酺

④ 族無飲酒禮鄭意祭酺必有釀

禮器云曾子曰周禮其猶釀與注云合錢飲酒為釀王居明堂之禮乃命國家釀是也族師雖云祭酺不言即為釀飲酒禮記自有釀語不云釀是族法鄭知祭酺必有飲酒合釀是族法者

沈按三月吉則屬民下當有兩讀邦彙書其孝悌睦有學者即云春秋祭酺亦如是是於祭酺亦屬民讀法因祭而聚族民明其三月九字脫去以致文義不明此必不可刪者今从孔疏校補

月吉則屬民必為行禮不可徒

酒與其民長幼相酬酢也鄉飲酒之禮州長於春秋有屬民射於州序之禮黨正於國家索鬼神而祭祀有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此

皆禮有飲酒當以公物供之無為湏合錢也唯族無飲酒之禮明合錢飲酒是族師之法故箋以為同族之禮

①社稷牛無文箋舍禮緯從毛傳

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無社稷之文社稷卑於宗廟宜與賓客同尺也禮緯稽命徵云宗廟社稷角握此箋不易毛傳蓋以禮緯難信不據以為正也

絲衣

②祭明日又祭曰繹曰彤卿以下曰賓尸

禮器云曾子曰周禮其猶釀與注云合錢飲酒為釀王居明堂之禮乃命國家釀是也族師雖云祭酺不言即為釀飲酒禮記自有釀語不云釀是族法鄭知祭酺必有飲酒合釀是族法者以族師上文云月吉則屬民必為行禮不可徒然又以族無飲酒之禮故知因祭酺必合錢飲酒與其民長幼相酬酢也鄉飲酒之禮州長於春秋有屬民射於州序之禮黨正於國家索鬼神而祭祀有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此皆禮有飲酒當以公物供之無為湏合錢也唯族無飲酒之禮明合錢飲酒是族師之法故箋以為同族之禮

①社稷牛無文箋舍禮緯從毛傳

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無社稷之文社稷卑於宗廟宜與賓客同尺也禮緯稽命徵云宗廟社稷角握此箋不易毛傳蓋以禮緯難信不據以為正也

絲衣

②祭明日又祭曰繹曰彤卿以下曰賓尸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繹商謂之彤

三四序惟繹賓尸一句後人增高子曰

四四經之所陳皆繹祭始末之事也子夏作序則唯

靈星以此一句而已後世有高子者別論他事云靈星

人為尸之尸言祭靈星之時以人為尸後人以高子言

則宗廟靈星尚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故引高子之

必有尸言以證賓尸之事子夏親受聖旨不須引人為

證毛公分序篇端於時已有此語鄭志答張逸

五四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高子者不知何

漢高立人孟柯弟子有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以問孟

此字高下脫子字字字本同此後補子同時趙岐以為齊人此言高

蓋彼是也靈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

祖詔御史令其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

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

星唯有此耳未知高子所言是以此否

六四繹主賓事此尸禮大者別名繹

天田晨見則祭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繹又祭也
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
祭同日周曰繹商謂之彤

三四序惟繹賓尸一句後人增高子曰

經之所陳皆繹祭始末之事也子夏作序則唯

靈星以四四此一句而已後世有高子者別論他事云靈星

人為尸之尸言祭靈星之時以人為尸後人以高子言

則宗廟

必有尸

靈星尚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故引高子之
言以證賓尸之事子夏親受聖旨不須引人為

證毛公分序篇端於時已有此語鄭志答張逸

五四

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高子者不知何

漢高立

靈星祠

張晏謂

天田晨

見則祭

人孟軻弟子有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以問孟
子則高子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為齊人此言高

蓋彼是也靈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

祖詔御史令其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

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

星唯有此耳未知高子所言是以此否

六四繹主賓事此尸禮大者別名繹

宣八年六月辛巳日祭壬午而繹是魯為諸侯用祭之明日故公羊傳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知卿大夫曰賓尸者今少牢饋食禮者卿大夫之祭禮也其下篇有司徹所行即賓尸之禮是卿大夫曰賓尸案其禮非異日之事故知與祭同日然則天子諸侯謂之繹卿大夫謂之賓尸是繹與賓尸事不同矣而此序云繹賓尸者繹祭之禮主為賓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為之別為立名謂之為繹言其尋繹昨日卿大夫禮小同日為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之賓尸耳此序言繹者是此祭之名賓尸是此祭之事故特詳其文也

⑦四 始言祭初恭順末言無罰有壽考

正義曰此述繹祭之事上五句言祭之初下四句言祭之末初言卑者恭順則當祭尊者可知祭末舉其不慢則當祭恭敬明矣是舉終始以見中舉輕以見重也言於祭之前使士之行禮為衣其色絰然而鮮絜在首戴

經考什保第卷七誤况校改

宣八年六月辛巳日祭壬午而繹是魯為諸侯
 用祭之明日故公羊傳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
 知卿大夫曰賓尸者今少牢饋食禮者卿大夫
 之祭禮也其下篇有司徹所行即賓尸之禮是
 卿大夫曰賓尸案其禮非異日之事故知與祭
 同日然則天子諸侯謂之繹卿大夫謂之賓尸
 是繹與賓尸事不同矣而此序云繹賓尸者繹
 祭之禮主為賓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日
 為之別為立名謂之為繹言其尋繹昨日卿大
 夫禮小同日為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之賓
 尸耳此序言繹者是此祭之名賓尸是此祭之
 事故特詳其文也

⑦四 始言祭初恭順末言無罰有壽考

正義曰此述繹祭之事上五句言祭之初下四
 句言祭之末初言卑者恭順則當祭尊者可知
 祭末舉其不慢則當祭恭敬明矣是舉終始以
 見中舉輕以見重也言於祭之前使士之行禮
 在身所服以絲為衣其色絰然而鮮絜在首戴

其爵色之麻弁其貌侏侏而恭順此絲衣戴弁
之人從門堂之上既視壺濯及籩豆降往於門
塾之基告君以濯具更視三牲從羊而往牛所
以告肥充又發舉其鼐鼎及彝鼎之覆冪而告此
鼎之絜矣祭之初使卑者行事尚能恭順故至
於當祭事尸禮無失者以此至於祭末旅酬之
節兕觥罰爵其觶然徒設無所用之所以然者
由此助祭飲美酒者皆思自安不謹譁不傲慢
每事如禮故無所罰恭順如此當於神明是得
壽考之休徵

④ 繹在門不在廟知此為門堂非廟堂

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冬
官匠人云門堂三之二注云以為塾也白虎通
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明臣下
當見於君必熟思其事是塾為門之堂也直言
自堂徂基何知非廟堂之基者以繹禮在門不
在廟故知非廟堂也郊特牲曰繹之於庫門內
禘之於東方失之矣繹於門內為失明其當在

九四

禘釋大
同而釋
統名祭
於室事
尸於堂

門外禘以東方為失明其當在西方是禘之與
繹一時之事故注云禘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
室繹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二者同時而大名曰
繹又禮器曰為禘乎外注云禘祭明日之繹祭
也謂之禘者於廟門外之傍因名焉其祭之禮
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
以此二注言之則禘繹大同而繹統名焉

①五 牲先小後大而鼎先大後小取韻

自羊俎牛是從此往彼為先後之次故知詩意

言先小後大為行事之漸也釋器云鼎絕大者
謂之彝彝既絕大鼎自然小故曰小鼎謂之彝
鼎則先大後小與牛羊異者取彝為韻故變其
文也

①五 禮絲衣非祭服知此弁為士

以不字 謹例 室事同 既從 既 皮弁皆以不絲為衣且非祭祀

回易

之月弁言之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冠

①五 禮有爵弁服紂衣與此絲衣相當故知此弁是

特牲雖爵弁士服之以助君祭也又解天子之朝羣官

九四

禘釋大
同而釋
統名祭
於室事
尸於堂

門外禘以東方為失明其當在西方是禘之與
釋一時之事故注云禘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
室釋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二者同時而大名曰
釋又禮器曰為禘乎外注云禘祭明日之釋祭
也謂之禘者於廟門外之傍因名焉其祭之禮
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
以此二注言之則禘釋大同而釋統名焉

十五

牲先小後大而鼎先大後小取韻
自羊徂牛是從此往彼為先後之次故知詩意

言先小後大為行事之漸也釋器云鼎絕大者
謂之彝彝既絕大彝自然小故曰小鼎謂之彝
鼎則先大後小與牛羊異者取彝為韻故變其
文也

一五

禮絲衣非祭服知此弁為士
禮有冠弁韋弁皮弁皆以不絲為衣且非祭祀
之服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冠
禮有爵弁服紂衣與此絲衣相當故知此弁是
特牲雖爵弁士服之以助君祭也又解天子之朝羣官

士禮引以證君無嫌

多矣所以不使服冕之人而使戴弁之意由繹之禮輕故使士也若正祭則小宗伯云視滌濯祭之日逆盥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彼正祭重使小宗伯此繹祭輕故使士蓋亦宗伯之屬士也知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者以特牲為說特牲雖則士禮而士卑不嫌其禮得同君

酌

三五 酌詩所述王師毛述武王鄭謂文王

正義曰酌詩者告成大武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象武王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告於

廟毛以為述武王取紂之事即是武樂所象鄭以為武王克殷用文王之道故經述文王之事以昭成功所由功成而作此樂所以上本之也言告成大武不言所告之廟有瞽始作樂而合乎大祖此亦當告大祖也大司樂舞大武以享先祖然則諸廟之中皆用此樂或亦徧告羣廟也

桓字屬

四五 桓詩武王將伐紂為類為禡

正義曰桓詩者講武類禡之樂歌也謂武王將

士禮引
以證君
無嫌

多矣所以不使服冕之人而使戴弁之意由繹
之禮輕故使士也若正祭則小宗伯云視滌濯
祭之日逆盥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彼正祭
重使小宗伯此繹祭輕故使士蓋亦宗伯之屬
士也知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者以特牲
為說特牲雖則士禮而士卑不嫌其禮得同君

酌

③五 酌詩所述王師毛述武王鄭謂文王

正義曰酌詩者告成大武之樂歌也謂周公攝
政六年象武王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告於
廟毛以為述武王取紂之事即是武樂所象鄭
以為武王克殷用文王之道故經述文王之事
以昭成功所由功成而作此樂所以上本之也
言告成大武不言所告之廟有瞽始作樂而合
乎大祖此亦當告大祖也大司樂舞大武以享
先祖然則諸廟之中皆用此樂或亦徧告羣廟
也

桓

④五 桓詩武王將伐紂為類為禡

正義曰桓詩者講武類禡之樂歌也謂武王將

欲伐殷陳列六軍講習武事又為類祭於上帝
為禡祭於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後克紂至周
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為此歌焉序
又說名篇之意桓者威武之志言講武之時軍
師皆武故取桓字名篇也

五五類或言南郊或言隨兵所鄉

謂之類者尚書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天位在南
方就南郊祭之春官肆師云類造上帝注云造
猶即也為兆以類禮即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

而為之者言依郊祀為之是用歐陽事類之說
為義也言為兆以祭上帝則是隨兵所嚮就而
祭之不必祭於南郊但所祭者是南郊所祭之
天耳正以言造故知就其所往為其兆位而祭
之不要在南郊此言小異於歐陽也

六五禡或蚩尤或黃帝禡貉貉皆同

禡之所祭其神不明肆師云凡四時之大田獵
祭表貉則為位注云貉師祭也於立表處為師
祭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

或曰黃帝又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杜子春云貉兵祭也貉又或為貊字古今之異也

賚

七五 賚詩大封於廟之樂經無賚字

正義曰賚詩者大封於廟之樂歌也謂武王既伐紂於廟中大封有功之臣以為諸侯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無賚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德之人

八五 大封是武王伐紂時封將率兄弟

九五

未下車
封三恪
二代必
廟受乃
成封

宣十二年左傳曰昔武王克紂而作頌其三曰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引此文以為武王之頌

故知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封為諸侯樂記說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薊祝陳下車而封杞宋又言將率之士使為諸侯是大封也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古文尚

成篇說武王克殷而反祀於周廟列爵惟

五分土惟三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皆是武

或曰黃帝又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杜子春云貉兵祭也貉又或為貊字古今之異也

賚

⑦五 賚詩大封於廟之樂經無賚字

正義曰賚詩者大封於廟之樂歌也謂武王既伐紂於廟中大封有功之臣以為諸侯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無賚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德之人

⑧五 大封是武王伐紂時封將率兄弟

未下車 封三恪 二代必 廟受乃 成封

⑨五

宣十二年左傳曰昔武王克紂商而作頌其三曰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引此文以為武王之頌故知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封為諸侯樂記說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薊祝陳下車而封杞宋又言將率之士使為諸侯是大封也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古文尚書武成篇說武王克殷而反祀於周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皆是武

王大封之事此言大封於廟樂記未至廟而已封三恪二代者言其急於先代之意耳祭統曰古者明君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然則武王未及下車雖有命封之必至廟受策乃成封耳亦在此大封之中也皇甫謐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八人如謐之言此大封是伐紂之年事也

①武王戒羣臣於廟言文王以勤得天

正義曰武王既封諸臣有功者於文王之廟因以文王之道戒勅之言我父文王既以勤勞於政事止以勤勞於事故有此天下之業我當受而有之故我徧於是文王勞心之事皆陳而思行之我往以此維求安定言用文王之道往行天下以求天下之定此文王勞心之事是我周之受天命而王之所由於乎今汝諸臣受封者亦當陳而思行之

般

①般詩巡守祀嶽河經無般字

二六

序言四

嶽不言

中言河

不言瀆

又言海

正義曰般詩者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之樂歌也
 謂武王既定天下巡行諸侯所守之土祭祀四
 嶽河海之神神皆饗其祭祀降之福助至周公
 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稱
 喬嶽翕河是祀河嶽之事也經無般字序又說
 其名篇之意般樂也為天下所美樂定本般樂二
 字為鄭注未知孰是嶽實有五而稱四者天子
 巡守遠適四方至於其方之嶽有此祭禮於中
 嶽無事故序不言焉四瀆者五嶽之匹故周禮

嶽瀆連文序既不言五嶽故亦不言四瀆以河
 是四瀆之一故舉以為言漢書溝洫志曰中國
 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為宗然則河為
 四瀆之長巡守四瀆皆祭言河可以兼之經無
 海而序言海者海是衆川所歸經雖不說祭之
 可知故序特言之

③始言嶽河末言裒神而配祭之

毛以為於乎美哉是周家也既定天下巡省四
 方所至之處則登其高山之嶽而祭之其祭之

也於大山之傍有墮墮然之小山與高而為嶽者皆信案山川之圖者又合九河為一以大小次序而祭之也徧天之下山川皆聚其神於是配而祭之能為百神之主德合山川之靈是周之所以受天命由此也鄭唯以皇為君裒為衆為異餘同

四六河從廣河北分為九齊威公塞之同為一漢書地理志鉅鹿郡有鉅鹿縣大陸澤在其北禹貢注云在鉅鹿鄭志答張逸云鉅鹿今名廣

河澤然則河從廣河之北分為九也禹貢兗州九河既道孔安國注云河水分為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鄭注云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為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為一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盤往往有其遺處焉鄭言九河之名釋水文也溝洫志稱成帝時博士許商以為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

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不離此域如商此言上舉三河之名下以縣充之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六者商所不言蓋於時已不能詳知其處故也又商言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則徒駭是九河之最北者鬲津是九河之最南者然則爾雅之文從北而說也

⑤古九河皆兗州界於漢屬冀州

古之河跡難得而詳要於禹貢之時皆在兗州之界於漢之世則兗州之所部近南其界不及於北故鄭志趙商謂河在兗州之北已分為九河分而復合至大陸之北又分為九故問之曰禹貢導河至於大陸又北播為九河然則大陸以南固未播也在於兗州安得有九至於何時復得合為一然後從大陸已北復播為九也答曰兗州以濟河為界河流分兗州界文自明矣復合為一乃在下頭子走南北何所求乎觀子

所云似徒見今兗州之界不及九河而青冀州分之故疑之耳既知今亦當知古是鄭以古之九河皆在兗州之界於漢乃冀州域耳言復合為一乃在下頭正以經云同為逆河入于海明并為一河乃入于海故云在下頭耳亦不知所并之處故不斥言之齊桓公塞為一者不知所出何書其并為一未知并從何者

毛詩要義卷第十九下

己酉八月十三日午刻同蘇校讀
一過

